

愛日堂



89770

高郵孫宗爨孝則甫著

淮揚治水全議



禹治水曰疏曰導曰決曰濬嘗曰理洪水埋塞也水性就下而鯀塞之故九年而績用弗成今之治水皆用鯀智不用禹智是以六歲不息也淮壘何會舊制使淮強於河故曰清口及今清口壅阻以至黃強於淮者周橋不開翟壩不修高堰開閘故也其說載於河防河志諸書甚詳其畧曰渾河沙重所向必淤原借淮水之勢合流入海以刷其沙聚全淮以敵河強弱且不及况分淮而東注乎淮減一分則淮弱一分淮退一尺則河進一尺淮退而河之入海不能刷沙沙壅而河流不迅淺必淤溝口淤則上流必潰今河屢潰而不察所以致潰之由無怪乎續屢弗成也周橋前明從不輕開潘總河黃南河爭之甚力其言開周橋之害及鄰人必欲開周橋之鑿控詳我朝定鼎周橋亦未議開止順治十年六月誓開濟漕得雨隨開故初年不見水患至康熙元年周橋奸人營開放艫遂至大水衝決漕堤郵民控訴而首事者文過飾非反執宜開之說以爲塘塞爲宜開之說者不過曰高堰防決耳不思本朝二十餘年周橋不開高堰會決否蓋高堰高於周橋二尺周橋又高翟壩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一

一尺高堰水滿則早已漫過翟壩周橋下湖矣何待開閘而後水下耶蓋平時開閘則晝夜不舍湖水必漲湖水先漲加以橫流一至則潰堤沒田之害所必然矣上年垣中李宗孔條陳 朝廷遣部臣看視已議常閉必待高堰水滿候漕臣親行開放雖曰周橋不可輕開而尚未知周橋必不可開開周橋則爲害於清口河事大壞弊皆由此蓋周橋翟壩高堰歸仁堤淮之上流也閉之修之築之所以闢清口而疏河淮也今周橋不閉矣翟壩不修矣歸仁堤不築矣高堰開滾水壩矣此今日之上流不治也淮揚百姓可爲痛哭流涕者一也若夫雲梯關則又淮黃合流而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二

入海之下流也水以入海爲歸大禹之治水也導之疏之皆所以治下流也黃河自西而東一路皆挾清水以行而其沙不壅至清口全憑淮水之力迅速同歸於海是以清口之下有五大險工若馬邏建義等處險工者謂水至此則迅急而宜防其潰決也今因淮黃之流不合而險工不險矣險工不險者沙壅故也下流沙壅則上流愈緩愈緩則愈壅愈壅則愈潰潰於南岸則水滄鹽城潰於北岸則水滄安東安東之岸潰也且留此以爲入海之路矣不思今日安東入海之路能及舊制雲梯關之路濶且深乎不使之就濶且深之路而任其就狹且淺之路此今日淮黃

之下流不治也淮揚百姓可爲痛哭流涕者又其一也下流不治淮黃之故道不復黃河遂由天妃閘而入運河淮安府以南高郵州以北運河皆用黃水矣運河之渠曾幾許寬濶而能容黃河之水乎沙渟水溢勢所必至而又不施挑濬之力但主加堤之說年復一年堤之高而危也如累碁然是以淮安以南高郵以北城郭人民皆危在旦夕也且也淮水又由周橋翟壩高堰之滾水壩直入高郵之湖湖與運河連是運河又受全淮之水矣運河之渠曾幾許寬濶能受亂淮亂黃之奔騰乎開運堤之滾水壩而使之東注於下河又勢所不得不然也此下河之昏墊屢煩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三

聖主之殷憂而迄無成功也其無成功者何也蓋前此所開之海口曰天妃曰石埭曰白駒曰丁溪曰草堰皆近范公堤內之海口也水之東注高郵之滾壩也去各海口有三百餘里者有二百餘里者更無有百里之內者水之既下滾水壩也不能直趨此數海口也瀾漫浩渺先淪民田先沒民舍而後流入此數海口也田舍不已成廢壤民人不已爲魚鱉乎此今日下河之下流不治也淮揚百姓可爲痛哭流涕者又其一也然則治下河之下流應如何而後可漕堤一線自淮安府以至揚州府沿堤三百餘里原設有閘座以洩運河之水小者不具論如寶應之子嬰

溝閘涇河閘皆閘之大者也是有閘則閘之下皆有
河以通海口法至善也今因閘下之河不濬則閘下
有田之家皆視開閘爲畏途有賄囑修閘之夫改大
爲小者改深爲淺者有借修閘之名而反閉閘者蓋
以閘下之河不濬水下閘則漫入民田也若江都之
芒稻河原洩水以入江灣頭閘原洩水以通鹽塲高
郵城東之廟橋河城南之馬飲塘原皆通鹽塲之河
以入海而今則淤墊淺狹水不迅流諸閘之下流不
濬而欲水之直趨海口勢有所不能也况今開運堤
之滾水壩五座計壩口之丈尺二百有餘滔滔之水
建旣而下散漫民田始事之初何嘗計及民田之滄
愛日堂文集 卷三 四
沒乎爲救運堤計耳有爲閉壩以救下河之說者不
知開高家堰堤之滾水壩者原以高郵之河之湖爲
壑也開高郵運堤之滾水壩者又以下河爲壑也若
不閉高堰之壩而遽閉運堤之壩則洪水澎湃高郵
之人民殆無譙類高郵之城郭且無寸土又何有下
河之民田乎屢屢 聖懷飭開下河而究無成功者
何也水不由地中行也審是則下河之下流必藉畚
鍤而後開若黃河之下流雲梯關者則大不然蓋凡
爲河身皆土也人力可施也黃河之身沙也水挾沙
而爲河沙旋挑而旋合極畚鍤之力而總歸無用之
地然則雲梯關竟不可治乎曰無難也禹貢曰九河

既導孟子曰禹疏九河疏之導之用人力而不用人力也用人力者有疏導之具不用人力者用舟用風也以疏導之具施於舟以舟楫之力用於風鼓盪於波濤疏通其淤墊天人之功各半而以水治水則事半而功倍矣雖其具不一其法不一而疏之導之之法則該於此議治淮黃下流之策曰疏議治下河下流之策曰濬濬也疏也同也而不同也有天工焉有人力焉所謂深明乎水之性而治之也而皆不外乎賈讓治河之三策然則築之一策竟不用乎用而不用也何也高堰原不洩水復其原堰而已翟壩原無殘缺復其原壩而已周橋之閘原不開復其舊制而愛日堂文集卷三

五

已又安患淮黃之不歸故道而淮揚之不奏平成哉

淮揚治水利害議

水之爲害自古以來未有甚於今日之淮揚者也考諸載籍曰河決某處塞之耳溢某所築之耳徙於某方挽之使復其故道耳今日明知當塞而不敢塞清水潭是也明知當築而不欲築歸仁堤翟家壩是也明明有故道可復而不能復雲梯關是也嗟乎水猶賊也賊逆之爲害以其嚙我土地傷我人民也損我財賦也梗我車書也淮揚之土地人民汨沒於巨浸者多矣 皇仁蠲正賦若干連年費水衡錢若干其於財賦何如也至於水發則泛濫奔衝一洩千里揆

今之勢由冬入春斷當枯涸倘三月桃花後期不至
東南貢艘停篙不前梗之爲害有不可言者矣是賊
逆易平而水不易平也豈細故哉杞憂已久未由蔡
獻芻言是採敢諱井窺竊惟水之不易治蓋始於未
明水性而又不講古人之成法以至斯極也水豈不
易治哉請言水性河之性與他水異山海經曰河源
渾渾泡泡者也其自崑崙出蔥嶺于闐過隴西河關
逕沙州澆河蕩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河便挾沙以行
水一斛沙六斗矣物理論曰河色黃蓋濁之也濁則
重滯難移必有清水滌之且夾持之而後行河之性
也於是有洮水烏頭水菟川白渠太羅等水注之過

西河又有端水蒲水注之出龍門則汾水涑水注之
至華陰則渭水洛水注之湛水沛水濟水來注於成
臯之間對玉門又合於汜水非如是則河不能東也
河之性也在禹貢則有所謂伊洛瀍澗沆濟汶漳渭
泗沂泗諸水與之錯綜互會以行知河之性故也東
過滎陽瀆蕩渠卽大禹開之以通淮泗之絡者蓋河
至是卽不能不藉淮之力相爲疏理非分河入淮乃
會淮滌河也歷至漢平帝時河沛決則用王景防遏
衝要矣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積石爲堰河通古
淮口咸曰金堤是河之與淮合所從來也厥後引河
而南並借淮水入海之路以轉漕蓋以河治漕以淮

治河河治淮治漕亦治也而總河王部院一入境卽有河淮不必合流之疏是受病之源也雖經臺省屢疏商救而此說膠結遂成枝梧以至於捉襟肘露而大功難成矣今日之淮與河果不合流矣雲梯關河入海之故道也上有清口爲淮合河之關鍵蓋由盱眙諸山亘翟壩周橋高良高堰一帶堤壩併全淮之力出清口使河沙至此而滌直趨入海其下有五險工險云者河流迅疾故險也蓋河至此而不迅疾則沙停下流沙停則上流斷然淤淺淤淺則斷然潰決也今清口不清矣險工不險矣雲梯關一路竟若斷溝行潦微茫一線而河之大勢乃全決於安東以安

東爲尾閭矣安東決口能如當日河身入海之深廣乎潘季馴曰河面狹則逗留逗留則淤淺淤淺則潰決勢之必然者也是以上流黃家嘴蔡家樓諸處東西兩堤時時告潰目前又小決數處矣至於淮水全力不出清口乃由翟壩二十五里泛漫入高寶諸湖而漕堤受其害年年潰決處處潰決而清水潭東堤遂成必不可塞之勢連年運船涉湖面數十里遇風飄沒過二十餘隻其害端已稍稍萌見然尚曰西堤可以維持也在今日則西堤亦不敢塞矣塞西堤則淮水大發時漕堤二百里皆不可保由此觀之日甚一日是堤不堤也清水潭之所以不敢塞者由翟壩

不壩也古曰壩者謂用以塞水也古曰天然減水壩者謂壩宜平不宜高桃花水漲賴之平漫以殺水勢不過五七日而止無傷於淮之全力也今則全淮入湖全壩變而爲河矣然則此壩宜築矣所以不欲築者以歸仁堤未築故也歸仁堤之所以不築者淮水之故道淤將由此入高寶卽黃河西決之支水將並白鹿邱家湖亦由此入高寶也故不欲築也且有隱情淮北河身時淺固空糧船每從此南下留此以備萬一之濟也而乃藉口曰危高堰又曰危盱泗之民試思翟壩未汕周閘未開將百年矣曾決幾高堰乎曾沒幾盱泗乎譬如人病泄瀉不下補脾之劑而曰愛日堂文集卷三

八

恐積熱生癰有是理乎脾安則諸病皆理也然則歸仁堤宜築矣而又不欲築者何也以黃河之上流淤淺時告潰決如蔡家樓白洋河一帶水西溢無出路則泛濫難於收拾且留歸仁一路使入洪澤湖合下高寶也而乃藉口曰經費浩煩夫三年以前未嘗苦經費也及今不治究不能已於經費也嗟乎以高郵葦爾之地清水潭一隙之區竟爲亂河亂淮爭趨之路能撐支幾何時其不盡陸沉化爲波濤者幾希矣民命不足恤如漕運何然則淮揚之害終不可平乎曰無難也因前人之成法思前人之精意得之矣

古人之成法謂何清口仍使之清險工仍使之險壩仍使之爲壩堤仍使之爲堤而已明總河潘季馴治河前後歷十有二年深明于水之性又深明乎河之性強淮之性弱必用全淮之力乃足以治河其用意精詳言多善後若預知有今日之害然者載在河防一書當時隆萬間水患決高堰衝黃浦入淺清口化爲平陸久不獲治故當宁特委用之今日之害恰與當日同康熙元年開周橋致翟壩一路盡被盜挖衝汕地土淮水東注而河躡其後以致高郵首被其患衝清水潭潭大決清口亦漸淤目前僅淺流一線耳周橋距高堰僅五六十里清水潭距黃浦亦僅七八

十里其受病同也其病同故宜用古方下藥也聞季馴當日風雨寒暑駕小艇往來訪詢夜不成寐者半年殫力思維乃有成畫是以急築高堰一帶惟堤淮水使不東注併力出清口敵黃刷黃以入於海一策而已其策高堰者曰泗州巨商私販北自河南南至瓜儀勢必假道清江浦而各閘不免稽留咸以從高堰周橋一帶直達爲利多揮金造浮言以阻我今難築翟堤周橋或亦坐此病也今日之歸仁堤病亦猶此蓋此堤不築則淮比私鹽又易往來而白鹿邱家諸湖之隈原非民田得以乾涸耕種奸民利之故多行盜決又不可不察也歸仁復故堤翟壩復故壩則

清口自清河流自深雲梯之故道自然而復殊無奧
深難明之理也周家橋之不可疏鑿成河季馴先言
之矣况翟壩二十五里大流洋洋乎至於諸家雜議
河淮分爲二瀆另開蕪河入海等說季馴辨之極詳
利害洞然可睹其圖其說及河議辨惑一編具在言
言皆碩畫也釋而倣之水患不難平也誠恐此時之
水勢與夏秋迥別難於相度而言之者或未詳明則
必至牴牾是以必就河淮受病之處爲言以爲來年
水發預防之策切以爲舍此成法必不握要必不能
奏效蓋數十年於茲如出一軌也蓋國家大計莫甚
於漕河江淮民命最慘於今日殷憂啟 聖上廕

愛日堂文集

卷三

十

天心挽危爲安在此一刻是以不識忌諱不避斧鉞
而激切直陳如此聞近有爲引淮下江通六合路復
古運河之說者此蓋始於郭青螺耳食之談甚未明
於地形之高下水性之順逆而妄爲此言以誤後人
也無論淮不入黃則河之歸路必滯第就其所紀不
過曰細問之途人不過曰某處至某處陸路若干里
水程若干里又曰係官河係小澗云爾並不言及某
地高某地下某地至某地順與逆也何不思之甚也
台山一帶係中幹大支其脉從西蜀來南江北淮以
爲分界古未有鑿之者卽其山腳下已高於天長泗
州數十丈矣况分水嶺乎彼但曰掘分水嶺則可通

而不知此百里必掘數十丈乃下平於江淮也從來有深數十丈之河否耶况天長與高郵地相連無山阜間隔水過天長必順下高郵能逆行而上過冶山乎其曰舊有官河小澗乃自冶山嶺上界水下注之痕可以入淮亦入湖而欲使之逆行過山可乎曰古運河是入淮之河也又瓜埠口之江較瓜儀之江高一二丈所謂水行十里高一尺也今江水大時瓜儀閘口尚有反灌之勢即使山路可通而淮水之形勢必不能高於六合之大江豈不聞爲下必因川澤乎至於淮北三壩原以備異常之水從此減洩尚恐正河水緩未免逗留又致上流停淤卽今水注安東而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七

河身時淺時潰可見後人謂爲分黃導淮之處尚屬臆測潘季馴籌之極詳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誠哉是言也

責成經費議

設官治政必專責成不易之經也總河王部院之職此近六年矣非不勞神苦形思稱是職也而無如其所轄之地太迂長而左右不暇顧也衙門駐濟寧北之通惠河西之黃河淺澁則需挑濬潰決則需搶築事煩任鉅而南河越在千里之外安得先事預防卽如今年淮水大發王部院六月躬至高郵目擊一片洶湧城郭中懸漕堤危若累卵自應思爲拯拯之策

而以黃河所在告決隨卽北去遂使一蹶盡蹶是鞭
長難及也又如高郵決堤三十處管河俞通判因見
饑民困苦不能從役捐俸填土郵民感之多自鬻以
急公工未及半方需協濟而部院誤聽傳語遂以工
完入告是鑑遠易窮也切查前朝曾以河道多事並
設河督二臣據蒞蕘所見應以夏鎮一路運河徐州
一路黃河崑委總河王公凡遙堤縷堤之安危及山
東諸泉之通塞咸責其成其智足以周力足以給矣
宿遷以南一切河務孔亟補偏救弊革故鼎新之事
另設一重臣崑司之乃能有濟然經費又不可不籌
也會計修翟壩歸仁堤高堰濬清口緝五險工塞清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三

水潭挑淮揚三百里運河改造沿漕三十六閘疏運
鹽河建海口上下各閘是爲萬年之全策經費約不
過一百萬以次漸舉五年當有成功方今軍興浩煩
國用不足安能及此愚又有鄙見焉今日之鹽法壞
矣以私販多也奸民私販妨商奸商私販妨良商卽
若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五州縣不食官鹽以多
私鹽故也周橋翟壩之不得塞亦由私鹽崇其間也
倘主澁政者能禁絕私鹽則鹽利以興治河之經費
不難辦矣此固非一年之差所能爲也何以絕私鹽
無如復舊制也一復捆斤舊制一捆四百餘斤今割

一爲二奸商得夾帶矣一復盤鍊舊制盤鍊煮鹽鹽

數在官則無私鹽可積今用鐵則所出之鹽無稽考
奸民奸商皆得私搨矣倘以南河歸並鹽政如本朝
初年遣李茂芳爲鹽河軍門之制限五年內行古法
以清私鹽而鹽課自裕鹽利自興可通融以治河越
五年而河功成鹽政亦改觀仍還臺臣之恙未晚也
是一舉兩利之道也愚蓋實有所見非同浮議但恐
有爲奸商誘惑起而撓之者是在公忠體國詳切
敷奏請聖明獨斷行之倘所言不效甘坐欺罔之
罪以謝江淮之民

周橋議

周家橋閘與高良澗古溝接連明嘉靖間泗陵太監
愛日堂文集卷三

十三

稱淮水暴漲陵上樹木致渰設立閘座以備宣洩其
閘底以石爲梁閘上止留四尺水頭如滾水壩之制
是以水大則洩水小則止各湖不至漲滿桃花水發
尚可容蓄隆萬間潘總河季馴重修仍有石限其上
不許過船載在河防諸書及萬曆二十五年重脩奸
民利通客船漏稅于守陵太監倡謀建議將閘開深
一倍五倍改石限爲閘板以便私開私放私收船稅
繼因泗水大發當道議開周橋洩之生員張行中耆
民陳雷等各呈狀到官南河郎中黃日謹具有辨開
周家橋一疏事遂寢郵民賴之謠云東去只宜開海
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若非當道仁人力十萬生靈喪

巨濤自此周橋不復輕開按南河志河防一覽二書
其言周橋利害詳且切矣是以前明從不敢輕議開
闢至於國朝初年亦未嘗開雖值大水漕堤無恙
惟順治十年癸巳大旱西湖水不盈尺而漕河水涸
議開周橋引水濟運寃亦無濟開七日而卽閉康熙
元年闢上奸民乘南河分司巡視高良澗一帶夤謀
蠱惑以開闢洩水保全高堰爲名遂大開之湖水驟
高一丈郵地盡爲陸沉不思周橋翟壩天然減水壩
也較高堰低二尺許水發必先漫周橋翟壩二十五
里其上再加二尺水頭然後與高堰相平水頭再高
乃漫高堰與周橋何預當事不察任其開放客船私
愛日堂文集

卷三

十四

稅日以千計加之私鹽魚利種種可以供肥遂成牢
不可破之勢雖民田淹沒漕堤衝決不復究詰康熙
二年春水患正殷里民迫切呈狀本州通詳河漕督
撫各衙門內援黃公舊疏稱此闢不閉必致衝決漕
堤爲一害泮沒七州縣民田爲二害久之淮水力竭
不能敵黃而出清口清口必淤黃河亦失故道爲三
害各憲批查在案至今歷有九年三害果驗以致水
患連年田賦俱損上煩咨卹歲發賑帑脩築之費更
爲不貲議者惜之嗚呼周橋之害漕堤也易知也其
害於淮害於清口併害於河亦易知也而迄不能釋
此害者利爲之也其在明之季也好民利之寺人利

之而小民知之職司於斯者知之故其害可止迄於
今奸民復起而利之衙胥因而利之而職司於斯者
更利之遂至害淮兼害河而清口不能通漕艘必借
此閘以濟其窮似國家亦從而利之而未有知之者
嗚呼尚可言哉

治清水潭議

清水潭可治乎曰不可曷言乎不可也治之築之已
耳前年築矣去年復決去冬築矣今春又決築之不
堅隨築卽決築之卽堅此築彼決決無已時築亦無
已時故不可治也然則清水潭終不可治乎曰非然
也高郵之有清水潭久矣清水潭之有東西堤亦久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五

矣安然無恙經什伯年何獨至於今日而遂不可治
也蓋今日之清水潭非舊日之清水潭也舊日之清
水潭處三十六湖之東受七十二澗之水水之發也
以桃花爲候先冬則水涸湖淺經春則湖盈閘放沿
漕閘洞舊制濶深計數十座閘口酌量開放水可通
漕而止多則洩之而清水潭無恙也不必治也亦無
容治也今日之清水潭直受河南千餘里之水矣淮
水發源於胎簪至桐栢始大大禹治之使會泗沂入
海卽今之雲梯關是也經鳳泗地方過周橋翟壩一
帶衝入清口刷黃河之沙而挾之入海前人精心妙
畫具見於此亦數百年無恙也今自康熙元年開放

周橋閘開口約二丈深晝夜不舍湖腹常滿迄無休縮之日而淮水經春暴漲又由翟壩二十五里闌漫入湖湖不能容而金門閘姚港口二處東洩入漕不過數丈口面安得不決清水潭之西堤西堤旣潰漕河亦不過數丈濶深安得不再決東堤乎近日議開滾水壩自號得計足以宣洩淮水是猶人患腹脹猶日灌以數罌之湯而僅用木通三四分謂足以利水道也何益之有哉然則周橋不閉翟壩不脩而欲保清水潭之無恙必不可得之數也或曰周橋之設久矣旣有開口何以遂不可開也曰是未詳攷於前事也周橋之設始於泗陵太監以保全寢園樹木爲名其

實泗盱奸民欲過私船收私稅賣私鹽歛漁戶私利也前朝總河潘季馴知其謀乃於閘下用石橫欄其上止留四尺水頭以備宣洩而閘下旣有石限便不得過船其載在章奏及河防諸書言之甚悉及其去也又爲疏善後以絕其謀而奸民於十餘年後修閘時遂資改石限爲徹底通漕板伏私開私放之謀郵人知之以死力爭故前南河黃日謹行辨開周橋一疏載南河志可攷是以浮議息而周橋謹閉不復開爲高郵之民者從不知有開周橋之事也自壬寅一開而郵之漕河壞矣郵之人民死矣其間隱弊各衙門書役無不得橋上月錢朦朧當官墮其術中而不

覺也每私開一次南北貨船歛稅至千金橋邊漁網日獲利數十金奸民勾通淮關淮道山清廳諸衙役每月一料理故曰月錢此得之於傳聞者非一日也其借口者曰開周橋所以保高堰也夫自壬寅以前溯至前朝萬歷年以後周橋不開曾決幾高堰乎况水發漫入翟壩二十五里豈仗此周橋數丈之闌乎又曰漕船回南時值水涸必由此經放夫漕船從古未有由此回南之事祇因周橋開而淮水分淮水分而清口塞清口塞而河道淤如執此爲言是使清口無時而通河道無時而治日甚一日也又曰三關額稅不足必向此處求償夫由開周橋而放重船漏官

稅故官稅虧今於橋上設私稅七分歸奸豪瓜分三分入官簿充數是私船無時而休官稅無時而足又日甚一日也開周橋是閉清口也淮水不歸清口此水之所以不治也或又曰翟壩者天然減水壩也水發則高堰危而泗盱之民皆沉溺矣全賴此壩洩水爲救今欲加築是無泗盱也無高堰也抑又非也今日之翟壩亦非昔日之翟壩也昔日之翟壩土堅而平滿其間有古溝小閘僅數尺濶四尺深每逢淮水暴至則平漫翟壩二十五里此水不過五六日卽消多亦不過十日其大勢仍從清口合河入海載在成書瞭如觀火故高郵之湖止受五六日之橫流而不

被水患且前冬水涸湖淺驟來易受而不害漕堤也
今則不然矣翟壩經水衝刷土漸漂沒較前制已低
加之沿堤掘河入九路乃細小船戶其力不能得之
壩上之奸民恐爲派出公費苛歛稅錢故偷挖小河
以便來往若不加築是淮水於此常川灌注湖腹常
盈不待桃花水發而漕堤已常常有必決之勢也且
止此淮水耳力聚則全出清口而清口疏力分則東
注諸湖清口之水不能敵河流而清口塞清口塞而
河流愈渾濁愈淤淺亦愈旁潰此大利大害之關頭
也今日議築不過求復舊制北有周橋閘尾南有古
溝廟址可比量而得也故余以閉周橋築翟壩爲治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七

清水潭之策人尙或不信况以閉周橋築翟壩爲治
黃河之策人又豈有能信之者乎嗚呼其可歎也夫
其可感也夫

漕河條議

一雲梯關雖闢而未闢也禹之治水從下流始下流
旣通則上流自殺雲梯關爲河淮合流入海之口古
制濶三十里其深無數奔流迅疾故濛瀧滯頽等處
號五險工蓋以迅疾故稱險不迅疾則易塞也自旁
潰於安東此處便成板沙其濱海地方更有紅沙綠
沙堆積其中邇來止用廟灣義助人夫挑濬或三月
或兩月虛應故事而入海河流不過一線僅數丈許

兩傍積沙如故也是以下流不疏清河宿遷以上諸堤時時告決一處旁決則下流必緩緩則沙積而淤淺矣決口雖塞而下流淤淺河不能行則又決而上矣下塞則上決是以清塞屢決層累而上決無已時也東塞則必西決西決則鳳靈虹泗盱一帶地方皆受其害而歸仁翟壩愈不可保勢必東注高江諸湖爲一帶漕堤大害不第淮揚州縣之民受其禍也是皆雲梯雖闢而實未嘗闢之故也闢之道柰何曰用人半用天半計需水牛三百隻人夫六百名划船三百隻船夫六百名共用鐵六萬觔爲器具約費五萬兩足矣

一清口雖疏而未疏也清口爲河淮合流之處古者因河力强淮力弱故令全淮併出清口以敵河流且刷渾河之沙併入於海也清口之流淮居六分河居四分弱者方能勝強是清口常清而渾河不能越淮而入天妃闌以爲運河之患邇年以來淮決周橋一帶全力不出清口故河愈強淮愈弱而清口左右淤積壅沙矣今淮水雖出清口而古之清口深十丈許今不過三五尺耳安能蕩滌黃沙而使海口無淤塞之患故曰清口雖疏而未疏也然則疏清口之道柰何堅沙宜挑而活之淤泥宜撈而遠之其力與雲梯關相爲表裏計需船二百隻人夫五百名器具不

一約費三萬兩足矣

一清水潭雖塞而未塞也高郵介在淮揚兩府之間地最汙下處河淮兩大瀆之下流西枕長湖百二十里水滿則白浪拍天先朝陳平江伯瑄白侍郎昂歷治之乃成一帶石堤堅久乃能捍湖砌石之法用石灰拌入米汁水頭衝處用鐵錫維繫之歷年以來築不得法屢築屢崩愈崩愈深則愈難築皆由不知別擇淺處下手之法曾有條議明言之矣旣知淺處下手便應速建石堤約費不過六萬兩柰何反去石而用土康熙十八年大堤甫成在工各官問郵之民曰此堤可久乎對曰湖水滿時一二月而潰西風起時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三

不過三日及十九年六月西風一發卽時崩決以致大水入城街市六尺溺死人民幾成板蕩其已然之效也蓋揚州之土厥惟塗泥和泥合水不能尅水也今雖補苴成堤危如一綫究之不能敵長湖三日西風之浪也但以宿遷東夾幸而苟安倘或西夾入洪澤湖或天霍雨湖中泛漲不轉瞬而清水潭又大決矣是謂有塞之名無塞之實也必將此土堤全改爲石堤絕去衙役乾沒冒破之弊所費實不過六萬兩耳

一高堰土堤難保可憂也高堰之設千百餘年古人籌之至悉其堤用純石築成而猶恐其不堅鍊鐵釘

錫以防其崩又恐桃花泛漲驟溢難保而使翟壩一帶土堤低下尺許曰天然減水壩以宣洩之可知此堰至危關係至大也歲修錢糧半爲此設也今不綢繆石工而於其傾圮之處改爲土坡土坡之不足恃已見於高郵清水潭之十九年矣土坡不能敵甃社湖之波而謂能敵洪澤湖之浪乎聞十九年淮水發時恐決高堰遂挖高良澗滄死無數人民又見於前事矣萬一全堰有變淮揚數十州之民其魚鱉乎而運道漕堤乃真不可問矣宜速改補石堤約費以萬計耳何可不圖之早也

一河身淤墊而高可憂也河流挾沙而行與諸水之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三

性不同如身材長短濶狹不過尺寸之間不得大相懸絕故獨有河身之稱蓋其深淺濶狹原有一定之制也其間如黃家嘴等閘皆以河身有常河流無常也故爲斟酌而損益之今皆不知講求而潰決不時常致淤墊河身日高水不地中行矣宿遷一帶陶底等湖之水原由河而入海今河身高於湖數尺河水反溢於湖湖不能受則決歸仁堤矣且河高於淮則阻淮之出而清口不清矣淮水不出清口則東潰高良翟壩而東決漕堤矣久之而河流愈淺河身愈高天旱則水淺不能濟運雨潦則河淺不能受水崩潰泛濫皆必有之事矣因循不治不出三四年間河身

花爲平地而漕運阻塞矣豈不大可憂乎昔人謂河不可濬然沙不可不汰也汰沙之法卽所以濬河宜用船百餘隻常行於河隨風往來遇板沙則用鐵滾掘起使常隨河流而下遇淤泥則用篾籃撈摭使不得積滯於中計費有限貴善用耳此尤不可不亟爲講求者也

一堤閘俱失古制可憂也古人治水之道總導之使入海而漕河需之濟運則用堤以隄障之而用閘以宣洩之堤有堤制閘有閘制也自某爲南河郎中乃將高寶河堤加高三尺堤愈高則愈危而堤下之田愈低河內之水愈大力不能勝是以易致崩頽也舊愛日堂文集卷三

三

制自山陽涇河閘至瓜洲三百里共閘三十六座每遇桃花水汛將至則放各閘洩水先空高寶諸湖之腹以待西水之至則不至於泛濫近日沿閘鄉民恐放閘則滄近閘之田每揮金打點於修閘之時將濶者改而狹深者改而淺日復一日漸失其故甚至將閘內移於高阜之地以僥倖河水之不得下注但於堤下賄置私洞自爲開塞是以北水西水一時驟至不能宣洩此漕河之大弊也近又改閘爲滾水壩以爲得計不知滾水壩僅可消漕河加高三尺之水不能敵閘座徹底宣洩之功也何也滾水壩上之水平時方可令長流遇一時水發必待水平於壩而後漫

下若大水來急則漫去者有限不若各閘徹底開放
閘深一丈則得一丈之力濶十丈則得十丈之力也
且閘座可先事而預防水汛一至則徹底洩之使湖
腹盡空以待西來之水而滾水壩則壩下之水便不
能洩何能濟一時之急故知非長策也此閘失其舊
之害也爲今之計仍須復古閘制方保無虞每閘改
造計費不過千金耳又有說焉水汛至則預開閘座
以宣洩之於漕河得矣而下河各州縣之民田關係
民生國課者也舊制沿海諸鹽場在在皆有海口鼎
革以來多被奸民隱占先年特遣大臣看視止開天
妃白駒而劉庄草堰丁溪小海等處尚未全開宜查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五

復舊道置閘十數座凡於漕閘將開之時先放沿海
之閘使下河之水先入於海以待開水之下然後開
漕堤之閘使諸湖之水入於下河以待西水之來則
不至壞漕堤而梗運道亦不至涸民田而損國課也
此治水之全策也

攷之陰符經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
萬倍利不絕源不清贖貨貪功智勇俱挫矣用兵者
良帥也得其人則一河當十十可當百不得其人資
寇盜矣禹之治水以行所無事爲利後人之治水以
有事爲利究之專知有利則不復知有河河之所以

難治也河本易治而人使之難治寃哉河也人攫治之利而使民被治河之害寃哉民也今日之患由於未嘗慎選其人而成於朝廷不惜金錢之一語何以明其然也譬學舍之課童子誦讀在前夏楚在後晨起而率之饗殮之外無雜物亂其胸資敏者誦輒熟極鈍者加至千百遍亦成憶而退矣假如餅果盈眸蹴踘在手雖伊唔達旦無庸也今之治河者亦然上自督府下至倅掾罔不噬膚而滅鼻焉冀司空之視河也予有河淮四議上之會計不過百萬三歲可以成功是猶恐駭人聽聞作此語耳其實舊制歲修有額何嘗不足於用從來祇用民力冒銷歲修無毫髮愛日堂文集卷三

三

到工也誠得廉吏以爲之歲修舊額不煩增益毫髮但令求古人之成法循其故而爲之則清口仍使之清險工仍使之險堤使之成其堤閘使之成其閘一言而畢事耳予斯言出而忤在事之人側目操刃者不少矣嗟哉國家之財賦若泉流固取之不竭其如千里之民命何不寧惟是庸醫殺人投一劑損一職數年之後將有不忍言不忍見者是豈不可爲長太息哉予老矣爲此言以券於左告後之忠於謀國者

立公正當差號簿議

高寶興均澤國也災於水者凡十有七年而高郵之災特甚何言之寶應界連吾郵而地勢稍亢漕堤距

湖稍遠無潰決衝突之患故下河之田歲或有秋興
化窪下與郵齊而僻處東隅無有驛騷之苦里長猶
得蘇息由是觀之郵之田夫苦矣而里長更苦究竟
里長之苦仍層累而叢責於農夫惟是之故郵之田
差不能與他邑等天下之田籍有紳戶有矜戶有優
免之恒例又有加徵免差之新例而郵皆無有益郵
之紳矜至於今日不忍言優免也亦不敢言優免也
優免則差役專責之貧民民不勝矣差役專責之貧
民橫斂者無忌鰥寡無能有辭民愈不勝矣不勝必
逃亡逃亡盡而一郡圯矣咽喉重地轉漕之大命繫
焉可勿憂乎緣是屢年來由現催改爲均差由均差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五

改爲公正公正之設一百七十二名按里甲分爲四
季凡遇一差至公正僉議循遵令甲應何項人承當
應用金錢幾許有應一季均任者有應四季均任者
有應概里均任者自於官通曉於衆無有欺隱法至
善也不意久焉弊生里中之貪而黠者儉而頑者攘
臂其間包攬把持難可捉摸事先則攫其貼錢差至
則居爲奇貨甚至均連朋串指鹿爲馬僵李代桃以
便捏什作伯使少爲多除頭十二三分十四五是
差之外有差苦之上又苦矣嗟此子遺頻罹災患屢
臺因憐而請命特賜卹蠲而乃此股彼削益熱益
深試問目前之流離道路丐覓他鄉者非吾里民乎

鬻妻賣子投死旗下者非吾里民乎朝而典衣暮而
拆室者非吾里民乎饑寒待斃不能出戶者非吾里
民乎我衆恫然以悲悚然以懼共發誓願禱於隍神
上差伊始必祛此禍乃議立號簿常置公所凡應一
差用一文必審量之必登記之不累一人不欺一物
日要月會某差費若干某季出若干務令鄉村貧弱
之民胥得周知其數庶幾有額差無厄差矣若豪者
倚其勢險者伏其奸必鳴於神衆共擊之或曰斯言
恐生事端然持之有故矢之至公訴於臺憲上告於
朝廷弗恤也或曰此良法美意而亦非也以示救
也不得已也云爾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三

先生甫在強仕之年卽乞養歸里寢門色笑而外
曳布茹蔬與父老子弟日講求於利弊之源釐剔
之術大約有懷畢吐有言期盡十餘年來懷襄游
告一稔無書疾苦之辭諄諄灌灌雖誦言如醉而
陰汝之情不以異事而忘飛蟲之弋獲故言里閭
者四三言水夾者且五六也卽或有楮冠之謫投
符之言先生咸有所弗恤是其實有功德在桑梓
豈徒區區辭說之間而已哉

相靈

催科議

象未親錢穀豈諳催科然竊觀於古史所載以及所
聞於循良諸佚事又目擊夫鄉里之間家苦追呼人

病歎扑之隱情因嘆夫天下絕無不納官糧之民而總爲有不善催科之吏是以此事遂成極重難返不可究詰之勢也然則何道而可夫古稱循良催科以行其撫字而已曷言乎撫字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傳曰心誠求之亦貴乎求得其情而已矣諺曰官糧不欠夜眠安此民之情也法不善則弊生弊不除則情塞試先言今日催科之法每治若干箇每箇若干里每里十甲輪一甲管一年催糧名曰當年天下然也當初立法之意不過爲官吏不能戶戶督促而皂隸奉差則捐索擾民故令人自爲催今年趙甲催錢乙明年錢乙又催趙甲各相體恤無相欺凌示不擾也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三

不意當年竟成積弊矣當年之弊一曰偏重人有強弱不僅貴賤貧富之不齊也在強者爲當年則曰彼何許人不早完糧而使我候催候比乎甚至覲弱者之全完而自身之糧反可延緩蓋官比當年十家總數也在強者爲歇年則曰彼何許人而敢來催我甚至令弱者代受歇比而坐坐袖手也如是而弱者不能支且有辭矣曰彼能完不完而苦劄比我乎甚至貧而狡者又有兜收私用而徒藉口於催比不前者又甚至有通同糧吏而淆亂冊戶數目混賴延捱者是強弱之當年均弊也當年弊則不得不用押差爲催頭爲協催初意不過謂當年聽比恐有不到使皂

隸押之耳而押差又成大弊矣押差之弊曰規禮每一當年上卯則先議押差之禮當年亦樂借其各色以派取花戶此常例也若夫當年欲其包比則又破常格以待之謂之包禮甚至連花戶姓名籍貫咸以畀之而押差又下鄉村恣其需索矣又甚至於抽豐散鹽種種情熟而甘心爲其聽比者矣每比責二三十板則又按數索煖臀而家家聽其挾措矣不完糧者受措無辭而完糧者亦措曰爾戶下之人未完也某與爾同一里差某不完卽爾不完也然則良百姓亦何樂而先完乎又甚至有借官比緊急立索搭限銀錢而完不上納戶者矣又甚至有官法嚴酷則橫捉當年花戶田風以恣重索者矣似此則多一差多一弊也至於糧吏之弊又不可勝言矣當年上卯亦有規禮規禮之外有搭限有分戶有免簽有飛減有包納有老未完諸弊搭限之弊每逢比限則爲虛填完數以少作多甚至未完可作已完分戶之弊作於當年名下分別戶口而令不當年者亦聽比較以寬當年之責而且以漁不當年者之利免簽之弊當年有囑託者允以簽挈不及其身而不用命者則每藉口某里欠糧太多不時飛簽捉之皂隸均分打發差錢飛減之弊串同里書那移戶冊詭寄錢糧甚至於分毫之間爲一戶飛去錢糧數十兩以攫重利者包

納之弊每一更換當年則預向殷實人戶借支錢糧以八當十允爲包納一年而愚民樂其不受追比又無別戶來相干連且以八兩先獲二兩利息遂墮術中甚至有本吏弊發依然吞聲代爲補納老未完之弊每年侵收過多則留以抵支款先免火耗若支放則銀色不過七八折矣又甚至折半買各役領子矣又甚至串同庫吏以虛領作實領矣總之糧吏之弊千態萬狀因時度勢爲之而斷不肯不用差人不肯不用當年二者是其安身立命之處也通盤打算糧吏之弊難除而當年押差之弊易除也糧吏不能不用而當年押差竟可以不用也除當年押差之弊卽

愛日堂文集

卷三

五

已半除糧吏之弊也壬寅之歲予鄉水患閩中曾父母諱懋蔚者苦於追比不前相爲商量彼時有條陳長單者曰單至某戶則限五日完糧完畢送次戶按日而比之單滯某所則懲之是欲除當年押差之弊也而完納依然不前余曰不如改爲掣籤預曉各里戶曰今將分開花戶每一人設一籤籤上註該本身錢糧若干每一限該完若干爾等有本名錢糧未清者速報各戶名字來虛捏者處死然後令糧里吏書造成清冊每名下註田若干畝坐落某處該糧若干分四限每限該納若干此冊一樣二本一本留宅內一本給承行管糧吏一字不清者處死然後依冊製

籤每一里若干戶卽若干籤每里共一籤筒如頭限錢糧限於二月初一日比較卽以正月初出一示曉以比較日期比較之法曉以不比當年不用押差只於是日當堂掣籤每筒或掣十簽或五簽掣出某花戶姓名卽查糧簿上曾否註完頭限二字如已完則不到亦無妨如未完則卽飛簽捉拿掣到按數刑責欠一分責五板欠十分責五十板雖續完亦必重責斷斷如約不食言如是則人人自危必不甘自取其累也是之謂懲一儆百雖受刑不以爲酷而我亦可以白其不得已矣而設籤時糧吏羣稟以爲不可行曰不比一人而比數十人數百人乎倘人人觀望上

司提餉誰受其責曾父母疑而未果有東房書吏一人稟曰一限行之亦不悞事不妨再改未遲也而宅門又有投匿名者曰若設此法是陷窮民於死地矣人家窮富不同窮民要與富民一例完全限乎余初聞亦疑之旣而有友人來言曰包當催糧與包當當年者皆惡此法蓋彼輩有先收花戶錢糧者也余乃恍然慙慙曾公行之至二月而錢糧已完二限有零矣細詢其故蓋花戶之錢糧無多者皆已全完不待三四限也又訪之人情無不稱便曰無他費矣無他累矣無他推諉矣早完一日則一日安穩耳余乃笑曰此民之情也所謂官糧不欠夜眠安也未及六月

而糧已告完矣不復有老未完者矣嗣後有興化趙
父母亦用此法政聲大著百姓至今戴之蓋興化之
糧向所稱難完者亦不用歛扑而輸將恐後矣嗚呼
天下又豈有難得之民情哉又豈有難行之良法哉
何催科之足云

焉幸矣凡大業見聖者不克見既見聖者不克由聖盡

伊何周行在是凡有臣子之過者其知所省哉竊謂天地

間浩然常存者不過此忠孝節義子不過此有數傳人斷不

與花柳羅綺歌舞樓閣酒肉凋謝亦斷不隨山川巖壑烟

雲風雨異態何似以石亂墓門荆榛蔽地令人有

文集卷三終

往余負笈過西湖信宿當去山水佳處未遑作緣惟是武穆有墓未展覲如負重慝至於今三十有六年得以禮謁焉幸矣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盡瘁伊何周行在是凡有臣子之節者其知所省哉竊謂天地間浩然常存者不過此忠孝種子不過此有數傳人斷不與花柳羅綺歌舞樓臺同時凋謝亦斷不隨山川巖壑烟雲風雨異態變遷何以石亂墓門荆榛蔽地令人有梁園吳苑之感意者斯人亦關世運乎吳越春秋謂天氣見於愛日堂文集卷四

忠臣則何也睇塚以上瓦礫崇集詢是鄉人謁墓輒投以當獻享表明禮也睨塚以前有鐵人四貌槍俊諸姦皆反縛若就刑狀謁墓者爭擊撻之頂顛俱碎或競溺其上爲快意昭義憤也兩者恐非所以示肅恭矣仰見墓巔四株森然將合抱念之曰根蟠所及得無透重壤侵衣冠乎乃亟集厥裔孫謀改爲祭告於王葺治之鳩工二旬將及竣厥裔孫請記其事余辭曰何爲憲或未之知耶曰流芳祠行且圯廟棟以頽塑像亦漸湮其卽是爲募疏可按至元間天台僧可觀曾訪於官有云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狂子野僧攙國典出募緣之疏余自揣誠豈不及天台僧當必有大人先生真克見聖亦克由聖者俾靈旂飃

曩之間天馬來翔輝生輪奐余又何諱乎非狂則野乎因援筆而記之乃去

重建康澤侯耿公行殿碑記

尚書益贊禹曰惟德動天因反覆於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之故禹拜而受之或曰禹以治水稱神帝舜嘉其不伐是益謨之所贊固禹智之所師也康熙癸丑春河流失軌漕渠決水盡東注糧艘膠結泥淖中不得進總河王公步河干憔悴失策塗人指陳曰曷不禱於耿公之廟其靈爽輒應所從來也公聽而喜具牲醴從事禱以漕事得濟卽鼎新之未兩日艫舵條轉動探水得三尺許揚帆而北運無愆時王公愛日堂文集 卷四

二

感焉肅拜致謝因與南河勒王二君經營措置拓殿後址地增樓觀列像設前後殊製較昔大改觀焉屬予爲記其事予念之矣禹創丹朱傲荒度土功祇台德先朕行不距則當日之以謙受人法水善下是以九疇天錫元圭告成蓋昭鑒若茲也使王公扭於神道遠之言距於塗人之說豈能有此至誠感神蓋其驗矣顧予更念之天矜於民恤我康食耿侯當日積德行仁捍民災患是以能動於天作配元祀方今渾河西潰翟壩周橋漫衍灌漑邨民昏墊益甚倘邀侯之靈不棄斯土俾洪流得馴其性民賴以安豈惟此

處豈饗得有依歸將湖中廟貌崇新從波光淼淼中

湧出上摩天漢功德並垂霄壤香火巨萬斯年想亦王
公所樂與有成者其將有以芻蕘獻替者乎記成別
爲侯傳

改建青雲樓爲忠孝閣記

生人之理忠孝爲大明率土之共分邇孩提之始情
人亦孰不能忠孝者若夫愛衰於妻子義奪於身家
貨財亂其心祿位溺其志性以習變情以慾遷甚不
幸已乃或有才智之士甘沈宦海高堂衰老而不知
養絕裾屢歲而不思省曰吾圖忠則不得圖孝抑事
君卽所以事親嗚呼何忍也古來移孝作忠正爲時
會艱危爲社稷爭旦夕之命乃不復恤於所生豈有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三

廟堂晏然俊乂師濟而亦藉口以忘其父母者乎又
或庸謹之流與世浮沉曰吾明哲以保身將全歸以
作孝又何謬也中庸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孟子曰
我無官守進退有餘裕此就不可爲之時未嘗委贄
大節匪關者爲言豈有儼然股肱養交持祿而不思
盡瘁家有二人轉可以文其不忠之大乎可知忠孝
實相成原不相假亦交相督不相妨也吾嘗讀文昌
帝君化書而益明斯義當其二親疾厄痛入心髓遂
授洞經以推廣其不忍孝之至也當其受知朝廷薦
賢舉讐翼贊元聖而務格君心之慝忠之至也當其
再世孝友則正色立朝極諫不避斧鉞以圖存社稷

於一綫以孝爲忠也當其位列公卿則念親在簞貧不忍安享鼎烹而致政以歸於泉石以忠爲孝也慕以終身忠乃無二天之經地之義人之道於是焉備是以主宰文化自古迄今凡繫名祿籍者升沉得失咸稟厥司此之爲教實陰翊鄒魯者烏可不是則是倣以求無忝於文章之府德執之林乎吾郵學宮之西舊有忠孝一祠歲久堙廢義亦無稽意者列武穆之碑文抑或紀康叔之懿蹟皆不可知獨是諸凡祠宇舉廢可議而忠孝二字烏可不修復而表彰之楹星門左有青雲樓每一鼎新則科名奕奕竊謂青雲者氣芳潔而體高遠冒乎萬物之上太史公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意在流芳不爲華腴也而後人不察但以博科名掇大位爲致身青雲嗚呼世之登科名享大位者不知凡幾矣而聲施後世者有幾乎科名胡足重人是固不如忠孝之子百世不祧爲光烈遠也歲在己酉將賓興之期郵人士就予而商願新斯樓以爲科名券予因捐貲倡成之改爲閣曰忠孝仍祀文昌帝君其上以一以存前人祠忠孝之意一以勸將來重科名之人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四

想園記

子瞻記思堂而極言不思之妙夫惟不思乃精於思者也吾兄新齋學有經術而天賦冲遠游宦六七年

澹若無事其官廷尉也持平焉而已曰以天下之平還天下子何事焉其掄才於西蜀也惟公惟明曰予職也以王國之人材歸報天子予又何事焉厥後儼時不造寄情林泉而名其園以想鮮有測其旨者噫嘻其可感也矣或謂世間想生妄妄又生想釋氏說非非想想何爲者哉吾兄之生平似絕無想焉者而故以名其園噫嘻其可感也夫

修復平山堂記

按揚州志歐陽脩爲太守始建平山堂於北山云堂與山平故名山也而堂之則山寢以廣堂也而山之則堂寢以崇其名斯堂之意歟沈括記歐陽公時引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五

天下豪雋有名之士過其上故建斯堂以爲賓客之歡事在宋嘉祐八年迄於今五百有餘歲其間興廢遷改之故不知凡幾其間賢人君子遊憩登覽嘯歌吟咏感慨流連於斯者亦不知凡幾而惟永叔以此堂獨傳嗚呼豈細故哉揚州俗號浮華冶遊是尙麗晨良夕月擢花車雜管繁絃絡繹交錯皆於平山堂是問若夫四方冠蓋之族游俠之士騷雅之流看雪隋宮探梅蜀嶺亦皆於平山堂是問而竟未嘗有追平山堂之胤於何人址於何地者嗚呼又豈細故哉堂設於大明寺外今乃沒於寺中堂之不存山非其舊可感也夫山陰金公來守揚州特修復之而揚州

之人士咸悅公之爲人其永叔之流亞歟公泣揚甫
一載政教大行民受其惠汗萊者復其土蕩析者復
其廬仇離饑寒者復其生命公顧而樂之故以其暇
復斯堂也亦猶之永叔建堂之意云爾堂復公樂之
爲公之民者偕樂之卽爲公之賓客友朋者亦相聚
而樂之堂自此永矣前有永叔後有山陰此堂之所
以永也是不可以不記

麥穗兩岐賦

讀孝經援神契神靈滋百寶至嘉禾生德下地天地
不愛其藏主臣不虛其貴惟人萬物之靈是苞符之
所萃倘侈語乎禎祥則衰世之陋弊也歲在庚申之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六

巨德運斗牛之墟亘大江之南北麥一穗而兩岐野
人貢爲上瑞饑民得而增悲慨胥溺兮屢歲冀一日
兮陽回朝降割兮踵接迺赤地兮如灰寸土無苗兮
茫茫千里六日不食兮哀哀比廬溝中兮瘠骨山積
兮僵尸縱一莖兮百穎僅殘喘兮子遺矧大作兮疫
癘聞無人兮刈菑幸九重之軫慮賴大吏之撫綏發
太倉之紅粟活頃刻之災黎若大決乎江淮之水以
灌沃乎枯肆之魚且追呼兮無擾亦鞭撻兮不施羨
太守之風流儼彈琴而解慍頌作人以壽考乃索賦
而徵詩慙雕蟲之末技旣欲前而且却逢文章之感
事勉頓首而陳辭竊考嘉禾之生曩屢見諸載記

得人以傳者斯千古而勿替唐叔獻諸天子曰異畝
而同穎乃命迎公於東歸禾之篇以永光武生於濟
陽禾一莖而九穗遂應赤伏之符崛起而紹漢緒許
謙守於鴈門家田產乎奇穀謝承遷爲督郵六穗生
於部屬惟張堪之治行誕卓絕於漁陽麥穗之歌鏗
爾尙千載而流芳若夫濟陰九穗空紀和帝之年百
五十本僅侈延光之代雖五鳳之稗草事若空花卽
兩粟於陳留還同語怪可知草木之無所短長惟仁
人爲生民之攸賴庭前之瑞非珍土地之寶有在廼
歌曰惟天貺兮惠碩人拯生民兮廣化清翳草木兮
效靈珍垂神穎兮臨曾城蔭蓋平兮蕪穢新樂君子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七

今長廣陵

三稜賦

皇考神農之曲阜兮有粟雨於空蒼灼系于蒸民之
大命兮作耒耜以辟地荒虞旅生之雜採兮辨百穀
於親嘗教害稼之必剪兮施饅鐵於苞稂爲薰蕕之
不共兮如君子小人之各異其鄉翳揚州之斥鹵兮
地不比乎雍梁猥孟城之樓大澤兮差土宜於稻梁
當嘉種兮始播起田畷兮傍徨羗水耕兮火耨勤婦
子兮商量瞻綠雲兮拂野愁非種兮遺秧旣疾首於
萑稗尤傷心於撒浪三稜一寸莖長於畝畔土膏化
各撒浪而枯芒載芟柞兮曷待計歲功兮有方天子每以斯

而勞酒父老方未暇而求漿乃者陽侯鼓怒昭稽失
軌旣崩騰於奧府遂浸淫於天市鱗穴爨於城頭鯁
壑填於國內久禾黍之不登兮亦蒿萊之盡萎兩陶
唐之九割兮經亳邑之三徙當宁乃盱食而咨吁執
事牽負薪而沉璧天心冀悔禍於一朝歲在單闕之
與協洽黔首方捧土以鬪龍祝融又煽威而肆螫夜
鋪之血未乾晨輿之皮盡赤洗洗之勁羽撼天哀哀
之厲音愁日東隣吞淚於枯腸西村卧僵於冷突五
口慘其不甘葦相對而懸縊有老嫗兮排扉爲借箸
兮畫策盍往掘兮田中伊纍纍兮堪摘是弗類乎筍
蒲抑庶幾於萍實須以儻而以熬試且擣而且扱外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八

黯黯兮黑穢內鏗鏗兮白石疾搗以元霜之杵而徐
漉作青霞之液乃不煩待舖於羅閣

麥粥

亦無異泛膏

於屑麴驚相告兮懽然趨東畝兮如織各委火而忘
筭遂含盈而露積傲蔡經之借甕一曰兮三家恍織
女之支機千砧兮永夕乃揉乃澄旣柔且清爰哺爰
啜亦芬且旨何有乎桓元之吞麤而不咽更不比王
戎之糠食而肥體噫嘻此三稜兮是當年之撒浪何
一旦遠勝於蒿藜豈碧海之琅萊纏纏郁郁抑老公
之薯蕷揜揜離離彼窮廬之餓夫相顧而變色令矜
休之居士瞪目而生疑曰大塊之育物兮直美惡之
不齊司稼別種稔之種兮大君勤元日之祈胡豐年

之螿蟻成凶歲之珠璣豈禱机窮奇之子可化爲播
時之棄而飛廉惡來之輩亦堪張伐暴之旗客聞之
而愕日子何見之固歟方炎帝之未生羣茹草與木
實彼紛若有何常但聽依乎採擇芄芄者翌運而揚
芳垂垂者應時而奏績子不見夫鳧雁食秕而一升
百錢狗彘吐菽而道路不捨又不見夫五鳳之稗曾
爲禾而淮南之枳原是橘矧是卉之叢生兮誕苞符
乎四德揚清流兮浸根裒零露兮澤物披白撰兮鏘
鏘環遊子兮秩秩夫是以不示樸於田夫而留作饑
荒之黍稷是何殊乎遵養於晦時而爭比夫歲寒之
松栢也乃更念夫芻狗之萬物亦甚勞夫大造之陶
愛日堂文集卷四

九

形假五穀其已歉將大稔兮奚勝矧萬家之枵子豈
一車之能生夫是以沛蒼帝之天雨挾杲日之陰雲
令汙萊之濫草皆化爲瘠土之精英庶幾充腸兮盈
盈百室聊可延喘兮慊慊十旬彼一莖兮九穗曾再
活兮幾人

爲黃詹兩茂才募萬人緣賑饑小啟

饑日已饑溺日已溺固聖人胞民與物之仁解衣衣
人推食食人亦儒者救災卹患之義方今堯舜在上
河伯爲殃惟此下民其咨秦郵獨慘千村盡沒家家
是淚裏游魂半菽不充個個作途中餓鬼扶老挈幼
日斷青煙宿葦棲巢心傷白日最難延此片刻遙遙

况有三冬將徧給以一餐噉噉不止萬口雖陸續發
公家之粟未足支一月之糧抑升斗集閭巷之施止
可活數千之命感我良友乃有兩未遇之希文化於
他邦必多不住相之長者以衿佩而甘爲頭陀之行
無非義激於中心省七箸而崇起浮屠之觀奚止食
報於來葉伏望早施當厄共拯垂亡德在見前功俾
太上災剝牀而猶近誼重恤鄰澤枯骨而全蘇恩如
造物

續脩州志彙徵故實遺聞啟

編年紀事一州之文獻攸存方志直文千秋之國史
允繫况運途鼎革老成應蒐逸以成書而辭有傳聞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十四

學士須執簡以昭信義思竊取美欲共成粵考本州
舊志昉自宋元以來厥後屢事纂修訖於隆慶末鐫
列十有二卷班班可稽距今八十八年寥寥罔續其
間人物風土之異時序遞遷兼以耳聞目見之繁瀾
淆難辨行令兩朝嬪代往蹟盡付湮沈後有作者復
興典文曷從紹述咎將誰與文其在茲是用志效踵
華情殷覈實非周咨而博訪無由得安石之碎金惟
搜隱而徵奇庶幾獲中郎之帳秘上自紳衿長老下
逮樵牧編氓或家藏野史或世紹舊聞或高曾之筆
乘猶存或閭巷之歌謠未泯凡時事之因革損益足
備興觀及士女之節誼貞良堪垂模憲百行以五倫

爲重載之不厭其詳直道準三代爲公言之必爲可
久固不得挾捕風捉影之見貽誚於傳訛亦安可徇
隨聲附響之私致譏於阿好蓋片言失實動關人品
心術之差而隻字近誣難追天地鬼神之咎寧任勞
任怨之不避尚無偏無黨之可遵仰希慨授珍本卽
蠶簡所留亦必詳其姓氏若肯互相考訂將鴻功攸
著斷不沒茲苦心敢曰論世知人勒成百代不刊之
典姬芳懿於月旦惟是察來彰往留爲一郡可循之
迹補缺陷於東南載筆以從引領而竣

上王總河書

昨於河干得奉教誨仰見老祖臺戴星宿露胼胝不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十一

遑大功垂成旦夕矣淮海之民何幸得有奏食之日
自淮徂揚竊與一路父老子弟交相額手間有一二
考成親友鰥鰥焉抱杞人之憂甚深且苦詢之則謂
今日挑濬黃河止見病標未見病本蓋黃河之淤必
有所以淤者在也今日修築清水潭堤止救目前無
裨日後蓋清水潭之決亦有所以決者在也倘不究
其所以而淤者復淤不出一年決者復決不出半年
何也以往事知之不爽毫髮也隆萬間高家堰及周
橋一帶傾卸不修淮水直灌高寶其勢分力弱不能
逼刷河沙而清口乃淤潘印川公築高堰塞周橋使
淮能敵黃而清口乃闕載在典籍昭昭可考寅卯間

南河吳焯開周橋居民乘機挖翟壩而江高之民譁然而起以爲淮水衝下必決漕堤必渰七屬民田近害也淮水力分將來必淤黃河塞清口遠害也未幾而其言皆驗致成今日之局勢若握左券亦載在高郵申詳昭昭可攷何其前後如出一轍哉是以周橋翟壩斷斷不可不早圖不早圖則來年桃花水發淮水東注而江高寶之漕堤勢必潰決新修之清水潭亦必不保淮水之力分則清口之沙又必停淤而雲梯之河身必又填塞豈不大可憂心垂涕至於噬臍乎弟聞之輒驚驚其爲禍正未艾也繼之以喜喜其與小疏正脗合也小疏雖曾言之而未詳未確是以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十一

不得不又向老祖臺切陳之也小疏言翟壩宜修而未言周橋宜閉是未詳也言翟壩宜加高而未言高宜何等是未確也周橋之宜閉河防一覽有潘公之屢疏甚詳矣南河志有黃郎中之疏辨抑又詳矣周橋不閉雖修翟壩無庸翟壩不修雖閉周橋無益二事一體而同功也翟壩之曰加高非高於往制之尺寸而求高於今日之形勢也翟壩沿二十四里北有閘尾石工可憑南有古溝寺基可據此往制也當年沿堤奸民圖開周橋收稅船鹽船漁船三種大利而各衙門之書役咸利之自潘公禁止至本朝定鼎以後從未輕開康熙初惟吳南河始開而高郵之民

公請申達各上臺遂有修閘板備宣洩之說淮三關
雖加封鎖不免私盜而小船不得以時往來遂偷挖
溝澗私攤泥土而翟壩乃非昔日之翟壩矣春水一
發二十四五里水湧六七尺建瓴而下區區高寶之
湖遂成巨浸一線漕堤泥土久浸欲不潰奚得乎是
以沿堤不可不用石工與橋相平上面鋪石一二丈
成滾水壩乃久長之計也撓之者一則曰高堰危險
不由此減水則勢可慮也不思周橋低高堰二尺水
大發時二十四里皆是天然減水壩與高堰何妨高
堰之危只危於石工之久未修整而不危於周橋翟
壩之修整也一則曰盱泗之民不利於築翟壩不思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十三

盱泗水患患在淮退則河進潘公河防書中言之甚
詳高堰決而泗無田高堰築而泗反有田是也其在
近日又患歸仁未築而河益猖獗淮不能敵故也聚
淮以敵河是盱泗之水利也用淮以刷河是清口之
水利也周橋不閉翟壩不修而淮不得聚亦不可用
兩者皆非所以計長久也竊見老祖臺覃耜畫計必
將有成功而不陳其所聞於地方之僉謀以効芻蕘
之萬一來年水發如往歲而漕堤依舊告潰將若之
何是負祖臺也且見 朝廷南顧而咨傲每以高寶
寧州縣水患民災爲慮又不惜金錢百萬以救此一
秀民若不殫竭聞見爲高深萬一之助是負 朝廷

也語曰治病須治源刀圭非徒然又曰慮患須慮遠不遠慮徒然竊謂今日之周橋高堰是病本也來歲之患且不在遠弟且妄言之以備芻蕘之擇

與李書雲給諫書

前承遠注榮及沒存銜感之私匪言可悉更蒙惠問里中疾痛竊歎仁人用心切至不孝草土中人一歲以來真成隔世不啻耳無聞目無見矣近日之事矚矚周橋關係數邑民命幸得奉 旨修築固河漕兩臺公祖盛意體國而史孝廉壽平喬梓苦心費幾許講求乃克底此不意方議興工而山清衙役從中阻梗以致盱泗土人乘之煽亂倘此際爭之不得則江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十四

高寶與諸邑日日有陸沉之憂無田可耕無土可樂必致漕堤不保運道尤屬可虞猶賴總河南河上下兩衙門主者留心而彼中大力障蔽掾史牽掣恐吾輩袖短綆短不能敵其萬一耳是以同人憂切仰望鼎呂爲此一方造命居高而呼其應必速盍盱泗之所藉口者民田而吾之所急圖者漕運以公誦私不戰而服一定之理論一定之事勢也周橋原爲明陵寢而設 本朝從不輕開近以山清廳書辦山陽縣工房吏以此地可私放船隻偷關漏稅糾結地棍盤踞其中盜掘澗口三大條橫行無忌小船直由澗口大船偷放周橋歲納常例官吏坐分一闈塞澗口閉

周橋則攘臂而起流言四布甚至以首爲不足遵
幸而河使者一力主持則又妄造謠言暗囑肝洒之
人謂此舉大不利於彼土不知河防一覽南河志書
所載東淮敵黃闢清口之淤而固江高之堤前人籌
之甚熟載籍班班可考也淮揚民命卽不足恤如國
事何若不發奸人之隱無以堅當事之信惟高明裁
鑒焉

李鄴園中丞書

前僂舟過邗關未敢趨覲擬於節旋之日或可傾倒
也奈省試屆期携兒輩適往臨歧悵望不已所亟欲
請面教者大興老師歸窻消耗確在何時想老門翁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十五

措置早有成說只遠在天末搖搖終夕不能奮飛難
爲情思耳又江淮墊溺已逾九載竊謂聖德齊堯天
欲平治此其時矣而禹稷之任久未得人竊以草野
管窺舍門臺先生別無他屬此事任大責重不必言
就目前看來似大難事總之不得要領則步步荆棘
耳得之可計日而定也謹以兩圖奉上記室其條議
係此間紳士雜著未必盡當或有可採伏乞老門臺
留心軫念倘再成築舍不惟朝廷金錢年年委諸
逝波大爲可惜如黃家嘴工完三日旋即告崩清水
潭築未十旬更復大潰目前已事可鑒將見二年之
內人民必致凋盡運道必成中梗所關係非輕小也

願老門臺憂國爲心揀民爲念暫緩甌卜之期毅然
身任此事一切經營俱倣古人成法則不越五歲而
大功可成弟仍有一策不費內帑纖毫而成功如握
左券始妄言之今日之鹽法亦壞極矣私鹽橫恣商
賈失利眼見良商日削而國課難支必然之勢也揆
厥所由蓋緣古制不修因循成弊而巡鹽一差限以
周歲無處下手年復一年興利去害迄無一人向曾
改爲鹽漕軍門可以久任而但行廢削不知清釐清
釐者清私鹽之源釐奸商之弊而鹽利興矣鹽利興
便足給河工之費是不必朝請估計暮奏開銷事事
可運諸掌上矣不但河工奏成績而鹽法增永利矣

愛日堂文集

卷四

六

以夏鎮以南河淮漕三者隸之漕鹽軍門一舉兩得
之道也

上慕鶴鳴藩司書

前者惠邀寵渥載德歸舟不敢辭行思溷居起輿人
呼籲盡荷垂慈一月以來獲寬比責黃童白叟感激
涕零更復拭目綸宣果從人願邸傳到日街巷懽闐
謂天心之又將大造于茲土也治某編氓無狀不獲
頓首戟門一申慶私祇勒寸言以達蟻悃惟冀老祖
臺鑒其誠樸可耳昨承溫諭賜答流抵誠非細故允
應詳確而州之官吏殊有難色里民但知有由單未
見上令及查出前後牌文內載部議仍還災戶之語

萬口質認始俱無辭及發詳文止允涸田流抵曰無
熟田准抵字樣也不知高郵七年被水無一畝熟田
而此年溢征銀至二萬今日納熟之災戶實當日溢
完之災戶也尤有說焉連年熟田有定額無定所上
河水到則以熟額派征下河之田堤決又復取足於
上河之田總由糧書出入究竟已淹之田寃比寃納
者不少卽如今年起科係一千四百餘頃之數內已
報淹五百九十餘頃而比較仍未除扣其明據矣總
之熟涸渰三字分別未清所以黠民抽豐找價皆借
匿熟相誣陷流毒不少想老祖臺耳目及之而未審
其故方厯盛懷也倘公鳴取正恐忤功令碍本官實
愛日堂文集卷四

七

亦頭緒紛多難於下手惟有乞恩流抵一筆抹殺以
後分別淹涸徹底澄清是理煩解結之一法不審有
當於台裁否至於流離人戶聞有大賑漸次歸田鵠
面鳩形人人慘目入冬饑寒必無活理願以流抵所
省之數大布賑於此時災戶食恩更爲周普別具二
辭伏惟電示此固老祖臺慈悲夙願在今日又誠爲
仁政先施也

上慕鶴鳴撫軍書

夏初捧讀台示感鏤心腑熒熒饑民活以萬計懷保
之恩旣周且豫真是旣竭心思仁覆天下矣不意此
方民罹大劫災患愈出愈奇蓋昨年查涸正值奇旱

河底盡可走馬何有沮洳之場冬來水發難支卽決
露筋南岸下河田地早已陸沉統計一州田畝可耕
種者十之二三耳乃五月之杪霖雨大作漸就滄沒
方議告災而西水滔天高堰高良周橋翟壩竟決開
七八處矣排決果非得已然當先事下流倒行逆施
遂致泛濫及星夜趨決城南五里堤以圖宣洩無濟
於事矣四野其魚廬舍漂沒已不忍言而橫流入城
街坊水深五尺溺死人民不可算數哭聲震天烟火
絕跡真數百年未有之奇慘也愚父子觸波冒雨三
日三夜埽閉南關幸得城垣無恙而城外關廂尚浸
洪濤之內比戶啼饑死亡相續豈止發棠思復更希
愛日堂文集卷四

六

在須臾可知而最閔民命之斷續係封疆之存亡者
則無如保留州牧一事也連年災祲子遺不盡凋喪
者上之皆由老祖臺好生之德近之亦賴白州守體
養之功如止詞訟絕暮金繩衙役恤河夫招流民善
催科絮已愛民頗多善政至於到任之日便值河工
大興識見明遠卽云此番舉動又成畫餅當事激怒
遂相矛盾而屹然不爲所動每遇苛派河夫橫索物
料必與力爭黎民之賴以得甦者無限此其善政之
尤六者今境內堤岸已決十數處矣雖曰掘舊堤以
保新堤係是上臺成畫而究竟新舊堤之自潰者亦

不少雖白州守見之極早而舊例處分必及印官雖
近日估計奏銷不用州印政可申辯而素爲當事所
忌且目前塗飾殘堤又起民夫供役上年慘虐旣已
吞酸井底餘魂豈堪重困此其所以力請罷斥也果
爾則見在一二存活之民勢必盡化烏有卽某亦惟
有東竄西逃不能見桑梓之淪喪矣合州童叟驚恐
哀號若考妣之將喪尙待處分事後恐難挽回先事
預鳴又恐不符功令展轉躊躇不知所出竊念城郭
被水人民死亡災傷情形必蒙入告倘得併以州
官請斥之辭下民哀號之狀字字繕入大疏請免處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九

盡欲匍匐轅門且思相率伏闕而家沉戶溺救死
未暇疾痛之至須臾難忍故敢甘罪非分率責威嚴
或可邀慈宥於萬一耳此番治河用力較實而悞任
匪類絕不虛懷清口旣未徹底疏通而修築失宜不
合古法是以流毒至此誠可浩歎買驢造車之智早
非乘橈刊旅之人安得神明默成如老祖臺暫試煉
石之手立成平地之功乎言之可勝嗚咽

再上慕撫軍書

卿彈丸地奄被洪災賴我大慈幸邀再造兩月以來
催徭屏息雞犬不驚千餘仞僑之夫轉得從事畚鍤
以沾皇澤老祖臺功德等於須彌溝渠餘息焚頂

祝頌比戶皆然也茲專請者州牧屢奉憲檄查計待
賑饑民邀集紳士分核城鄉沿戶面驗真正鳩形鵠
面之人願食粥者已有九萬餘口尚有一二遠村察
核未到是皆朝暮望哺急如焚溺者續讀來檄始知
部議未及發帑祇云設法賑濟慈意殷切仰見焦勞而
恩綸未沛又值嚴寒凍餒而死者日以百計卽今
憲恩安插之戶以有居無食之故已有化爲乞丐走
散四方者而餓居之人僵卧待斃死亡零落殆無虛
日知我老祖臺洞癩念切又且加意荒州必有不忍
聞此者卽邀格外賑濟發萬石之粟給數萬之人亦
不過暫緩一月之死過此以往終歸於盡也州牧設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二十

法州藏如洗勸輸之令百無一應點金旣無術坐視
又不忍其柰之何哉爰集羣議議及由單中開載有
先年流抵一項核其數目載之由單是皆慈惻嚴明
照察防侵以存我殘黎之膏血者也竊念當年部覆
俟全徵之日抵還災民今日望賑之災民卽當日溢
輸之災民與其蘇困於他時爲可緩不如救危亡於
今日爲至急也蓋郵之紳衿耆庶納糧當差素屬一
體絕不似他地之有宦戶優免者是以衆謀僉同楚
弓楚得似無窒礙待全徵之時仍舊輸納與流抵扣
還無以異也知我老祖臺念切已饑不恤擔荷然旣
經部覆必有成案此時動用或存案或咨照或具

題皆在憲裁非愚盲所敢定但數萬生命繫在一錢
早一日則一日之所活者多倘必先行 奏請卽事
在必行恐無濟於枯魚之肆矣州官詳請里民待命
未知可否如蒙俯允乞卽檄藩司令先發若干就近
收買以濟一月之賑其餘或委的員令於上江糴穀
源源而來又聞安徽藩司倉多積米若得發令代糴
想無不可葢事在燃眉冀望活者不能以俄頃待
用是皇迫率臆敷陳想蒙垂照更有請者本年漕糧
州牧以漕臺檄催不得已開征然此時顆粒無出雖
血比無益玩漕臺批詳有本部院職司督漕亦惟催
徵是問不能越俎代爲 題請之語是殆盡以仁政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三

推讓仁人耶又聞奉有恩諭到府云高郵興化并江
都邵伯鄉三處俱已積水已經都察院科暨總督部
院疏 題將本年地丁錢糧破格蠲免在案俱應暫停
徵收是此目前災黎尚有邀恩之幸矣伏乞台裁或
移會漕臺或更爲 奏請倘萬難蠲免則請於來歲
一總帶征又或不能則請改爲輸麥此當全活無限
語云救一命者勝造七級浮屠災郵待賑待蠲數萬
生命卽未必皆不賑不蠲而盡死之人然蠲賑而得
生者豈可以數目計耶無已之求非分之請罔知進
退幸鑒其迫切不得已之情某以閭里之間饑寒死
者日衆涉江去省會募絮衣以存活二三亦將請之

督憲而食之之恩則泣籲拜懇於老祖臺也不獲分身叩請專令豚子親賚小札匍匐堦墀

三上慕撫軍書

恭惟老公祖中流砥柱萬里長城屢年以來江東再造人登壽考之域戶無雞犬之驚東南半壁咸仰隻手擎天江海同聲真稱一佛出世今以洪水滔天之故上厪體國憂民之心不遺菲葑下勤咨詢某身在陷溺之中目惻桑梓之變豈無求生之念懼罹出位之愆今蒙明問下臨卽是其甦有望若不盡抒胸臆寧忍自外生成竊惟治水必師神禹用力宜守成法今日之水所以愈治而愈不治者未明於聖人之用愛日堂文集卷四

三

心未察於前人之成法故也淮水之源數千里而遠所匯合者四十餘派而多前人障之使出清口合黃刷黃趨雲梯關以入於海其全着也今日知濬清口矣而不能如向來清口之深知隄雲梯關矣而不能如向來雲梯關之濶一悞也淮水大勢出清口而桃花水發則以翟壩爲天然減水壩令之平漫旬日但當塞其決口不宜加高而今一概加築三尺及洪澤湖漲則又急決之以保高堰使之決而下流其勢猛迅何如使之平漫而先開漕堤之閘以宣洩之此二悞也前人築堤凡湖水浩淼之地必用磚石堅緻方能抵觸波濤今一概廢石工爲土工矣不知揚州之

土厥惟塗泥泥和水者也著水則融不似土之尅水
可以隄水使不溢也昨年管子十糧廳問某曰此堤
成可支幾年答曰今幸值大旱耳若湖水滿時日浸
月削可支半年若西風驟發可支二十日未有不傾
卸者才吐舌而已今不幸言而中此三悞也前人建
閘必擇要地而閘底務與河底相平一聞水汛徹底
先開以待水至今任諸不諳人任意擇便或爲民人
有田地者所惑且一概置滾水壩如應故事夫滾水
壩必待水出壩上而始流也其去緩其勢小無濟於
驟發橫溢之水此四悞也大禹治水必先下流下流
旣通則上流自殺前人於漕堤自淮達江建大閘三
十六座而於沿海三十六鹽場每場或建雙石閘或
開雙溝港待水汎一至先開沿海閘港使下河溝澗
盡入於海然後開沿漕閘座使諸湖之水空腹東注
以待西來之水故不致爲害今不明此理待西北之
水大漲則決堤壩以求全且先決上流而後急掘漕
堤以圖宣洩不知水勢建瓴措手不及遂至汎濫傷
害人民此五悞也有此五悞遂成三反築堤防水本
求堅固今以土坡爲得計將石堤挖去改爲土堤所
謂毀瓦畫墁一反也建閘宣洩以固堤也今遇水至
恐決新堤遂將舊堤挖開洩水而閘座置爲無用究
不能保全新堤是二反也更有甚者 朝廷僱夫日

給四分本從恤民起見今督工非人計土授價每夫
五日夜挑土止勾四分是一日僅得八厘而里民僱
夫口給八分尚恐無人應募是以一而賂十民用大
因此三反也竊見河臺公祖數年以來勤勞王事實
實有公忠體國之心而無柰爲所任者皆微利必趨
不學無術之輩所謂太平全覽聞竟出於貿易村夫
之手治水之道何曾得知遂將河臺苦心小民膏血
國家帑藏一時付之東流矣若不急圖改計仍用匪

流誠恐覆轍可虞瘡痍盡逐逝波封疆亦成廢壤矣
如六月之初洪水灌城日湧五尺滿城之民哀號沈
溺天日爲昏某乃令豚子弓安赴水控州州官相持

愛日堂文集

卷四

畜

慟哭欲投水而亡以謝一城百姓乃請發州帑十八
兩某身立北關狂瀾之下逆水下椿豚子攤南關雉
堞數丈城頭下埽然後徼天之幸獲保城郭人民其
不至盡化爲魚者幾希也倘復委任非人料理失算
必又爲今日之續倖固不可再邀矣以愚所見今日
最急之務在深濬清口大闢雲梯不必言矣而最爲
切要可奏効目前者則無如早治下流爲便漕河東
堤是歸仁翟壩武安天妃之下流也三十六鹽塲是
淮揚一路漕堤之下流也范公堤外老壩三十六鹽
塲之下流也漕堤之閘如淮安之涇河今非其故地
矣閘底旣高閘口又窄水從北來宜從此東洩而閘

底之民田半屬縉紳半屬書掾年年以修閘爲閉閘之謀以遷閘爲廢閘之計上下交通不可究詰卽如今日水至不令東逝反挖西堤使入於湖究以高郵爲壑豈不寃哉高郵以北寶應以南皆坐此弊而上臺不知也由此例推則沿堤之閘皆非往日之閘不足以及濟宣洩之急用明矣而增設之滾水壩又復迂而無當豈不爲失計乎反而圖之宜於涇河舊址設雞心雙閘濶四丈底與河平於黃浦八淺增設廣閘六座使閘水由射陽趨鹽城天妃石礎二口下海於高郵子嬰河增設深閘六座使由臨澤海陵溪趨興化城北入白駒場下海於高郵清水潭建石閘二十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五

座使由城東趨三塚河口一路經興化城南入小海草堰場入海於江都鰍魚嘴建閘六座使趨泰州境海安丁溪一路入海其沿海范公堤建立閘座除石礎天妃舊址改建外劉庄塲設閘四座白駒除舊有雙閘外增建閘六座小海建閘二座草堰建閘二座丁溪除舊有石閘舊址外增設四座其丁溪以南諸塲地勢較高則令疏通河港入海不必設閘至於范公堤外有老壩三十里是商竈之民所賴以斲草煮鹽者惟恐閘壩一開海潮往來斥鹵著地不能生草宜於老壩增設閘門五座潮來則閉水去則開商民永便萬世之利也其間疏通河港惟秦臯一帶是鹽

艘往來之地宜令商竈疏通而丁溪以北高郵以東
興寶鹽三縣民困已極必用僱夫約畧計之挑河六
百餘里約費當三十萬可以寓賑於工活數十萬饑
民上下河建閘之費計需二十五萬依此經畫三年
可成可以永保淮揚一帶漕堤必不至潰決高寶興
鹽秦五州縣民田必不至滄沒則田賦不至有蠲而
無征戶口不至無增而有減計兩年五州縣之全賦
便可償五十萬之水衝其視歲歲告災年年蠲賑孰
得孰失甚易明也上紆九重宵旰之憂下拯生民
墊溺之苦豈非久安長治之道乎至於用得其人人
稱其職則難言之或於沿海增設水利巡道一員復
愛日堂文集卷四
壬
南河工部分司一員使分任建閘挑河之務相度地
里之高下水勢之緩急一一措施得宜經營著實所
當亟爲講求者也不則增設巡河御史一員使督率
五州縣印官共爲料理必以才力充裕識議諳練者
任之可不勞而辦矣夫然後使河臺得盡心專力於
清口雲梯而築修高良翟壩之決口也老祖臺憂國
憂民心在社稷不恥下問故敢狂瞽直陳伏乞密籌
於表存此一段管見以爲後券某生長斯土蒿目焦
思誠非一日倘言之無効斧鑕不辭但祈勿輕示人
不使冒不韙之嫌而罹宵人之阱則幸甚矣

兩人家居僅百里而遙經歲不相見亦未怨其疎濶
及今之越遂覺故人天邊明月清風輒難爲懷抱臨
任時未嘗送作別今猶歉仄然亦知不以是得罪耳
近社何似瀕海無小醜風鶴否凋弊之民尚易治否
得行其所學實德及於人否巨室相協洽否大帥能
解人事否兵多則絲役必煩能令胥吏潔清不致以
飛洒苦貧民否每念今日才人有真氣者惟我辭臣
作霖作楫自茲軼始勉爲之可也

與張天民

計此時天矜於民之日卽老年翁永錫爾類之秋諸
所欲言苦不能盡惟仁人垂意達之耳三工並舉議
愛日堂文集卷四

卷四

三

刊成送覽併乞詳致當事較前呈抄本多翟壩磚工
一語所以然者以三十萬爲言會計還當有餘故及
之也弟非童蒙安敢粗率苟且陳辭致隳任事者之
心此事向來竟成逐羶故益敗壞令人垂涕乃不得
不質言之固爲朝廷惜有用金錢亦欲令一切僉
夫不致以染指覆餗方有救濟也小僕入都已令小
兒投送中書請教併傳誦司空公已洞然肯綮是社
稷生民之大慶至運河淤淺已甚大可焦心目前倘
得萬金早辦椿木之料或可有濟昨已向南河君切
言之不知能解此意否卽或事有不然此項完全無

闕失只在一轉移間耳

河使者回接得溫諭並道垂注盛心感饒方切不意
地方不幸天降奇災橫水數丈百里陸沉漂溺萬民
屍骸徧野慘目傷心亘古未有正在傾集血淚由竇
老祖臺懇以大勇宏慈救此遺民殘喘值督臺郎公
祖按臨悲憫墮淚面諭紳衿卽爲特疏請賑且商捐
賑紀錄之例又諭百姓切莫爲盜苟全性命待以大
恩目前征比自應停止念此垂盡之災黎必得實心
實事如老祖臺者倡率下僚以雷霆之令朝發夕至
圖之始能活此將死必死束腹待食之數萬生命也
至於請蠲全糧在山左陝右已有近例想老祖臺早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三

已繕疏但今糧道已概行催兌而藩司又撥解京口
兵餉一萬四千兩坐催甚急州官雖極慈良已不能
不從事於獻扑無論此無居無食之人雖獻扑至死
無益而漂蕩全家淪沒全村者不計其數卽按冊而
求其白骨亦不能問諸水濱也伏乞行文藩司改撥
別屬併檄本州停征候 旨庶此奄奄待盡零星人
戶不致驚恐流離恩德真無量矣

與陳心簡

長安黯別垂三十年北望銷魂儼如隔世滄海桑田
白雲蒼狗世路人情都不可問弟之遯跡亦二十七
載矣惟於北來軒車探問旅况時爲俛首潛然已耳

桐城長者每郵筒中致禱輒歎其難爲想豈蒼蒼終
老其才乎聞曾獻賦闕下未獲誦使人心結弟意

聖心此時獎拔廉吏是欲令天下趨尚清節誠是挽
回末運一大機權何不構一陳情乞恩之疏謂父子
獲戾朝廷已蒙峻法多年竄徙悔艾已深所傷心者
臣父一生清操堅如金石籍沒之羸無十兩剝物舉
朝所知先皇帝亦俯憫之今拔擢廉吏如魏于李諸
人天生無幾勢將使中庸之材靡不從風砥礪共相
戮力以保安斯民也燕王築黃金臺郭隗請收馬骨
以來天下之駿應自隗始優孟爲叔敖衣冠以諷楚
相之不可爲求卹其子臣父茹蘖一生不得死所其
愛日堂文集卷四

五

子復浮落窮蹙不可朝夕誠恐天下之思勉爲廉吏
者以爲不可爲而灰心頓挫也願聖恩降格外之仁
思解網泣車之意雖臣非叔敖之子而視如郭隗之
骨或可勉圖尺寸以報不殺之恩其爲勸於臣王可
傳於奕世不少矣大意若此何如何如頃在患難中
頌繫白下賢郎見顧其氣象言語堪爲祖武者也不
覺怡然亦允爲詣先塋相度形勢以聊答於泉下未
知何日始愜鄙願也

與姚龍懷司寇

昨臘荒絨奉候左右想塵清電矣老門翁先生斯世
斯民爲心非一日矣今遭遇非常豈惟蒼生之幸抑

亦社稷之福也。今上真是仁主正當佐以大畧經筵論說固足救弓馬馳驅而講書不如講史如貞觀政要諸書易推行於政事尤勝章句萬萬政本清則百官四方皆正矣不識芻蕘亦足助高深否世外老僧饒舌及廟堂事自顧亦覺迂妄可笑然亦知己之前無所顧忌耳

又

捧讀手教如接晤言兼拜瓊頒愈增感激門翁斯世爲心故人在念軫江淮之墊溺及蓬戶之饑寒仁人一體之懷溢於毫楮之外矣河道至今敗壞已極生此地者劫數莫逃夫復何怨惟是當事之人如盲豎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三

治疾不知脈訣不曉藥性又不肯檢古方一味只圖乾沒藥資曰每日用過參附若干尚自號爲有割股之心者病人烏得不死乎弟雖衰頽心在世外而日見溺死餓死之人填河塞壑寧不慘然亦曾向當事委曲陳說其如說而不釋何昨冬亦曾痛切上書謂來年春夏之交高江漕堤必至大潰此近患之小者也二三年後河道梗塞更不忍言今驗矣轉轉文飾不肯任過惟有付之長歎息耳復何言哉盜賊所在皆有以功令故多匿不報或報賊不報盜或苛責被盜者不認賊是亦可爲隱憂之大者老門翁何以策之小兒家報詳述門翁事事告天屏絕情賄惟以全

活人命爲心以爲今日果有真以聖賢爲心登峰造極如是者乃訶責穉子尚不知本分慎獨之學宇宙不卽毀滅非賴一二正人如何撐拄得住豈止作陰行善觀耶

與木農部

封疆人民關係社稷從來人臣報國以安民爲悅敵地災傷從古未有使非非常之人必不足以有濟如台臺者誠所謂非常之人也獨賦治水成賴九鼎豈惟江淮之民尸祝不朽蓋已功在社稷矣感服感服

與魏石生相公

不才如某無足齒數然一念及宏度深衷未嘗鄙弃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三

且眇睽有加慚愧繼以歎服知大君子之待物如覆疇然人不知其高也茲有不揣爲非分之望者兩先人合葬欲藉名世其人道德文章真足不朽者錫之一言光於泉壤蓋惟老先生是望非爲藉光鼎貴也

與黃石公

昨勞顧爲謝弟事制臺駁語有云均差軟擡一事孫某等果係赤心白意從地方起見但未經題定亦涉嫌疑此後應作何釐革何不議及云云此事聽民便原無弊竇赤心白意從地方起見是上臺實錄弟亦不任受也望于今日坐次言之

與朱澹子

匍匐稽首不敢登堂哀感之私久而彌結翟壩一工固爲高竇兩地水患切膚而在黃渾入漕每年挑濬實勞我民得此障淮北下刷沙入海庶幾內河不致時淤正是一勞永逸之計試看汜水一帶全是渾流乃數十年未有之事追而憶之大有寒心皆某某兩人之遺毒也起此補揀爲策已晚矣前接黼老一札云夫二千數乞減四百想因每里派數整齊畫一可以祛弊弟固勉承昨聞縣文止應一半致當事批駁似此耽延萬一西水陡發難于興工則噬臍無及乞老年翁主持焉

與羅約齋

愛日堂文集

卷四

三

長安把袂如在目前屈指流光逸焉難遯弟養痾山澤守折腳一鐙世事交緣荒廢已久近日始知節駐金陵依光竊蔭不勝忻喜曾煩黃石老耑致片語不卜已塵清聽否茲因驛馬一節爲里中所迫唐突上聞敝州途衝民困大率坐此十年以前與王鉄山先生頗竭芻愚奉教于仁賢公祖者甚悉是以有馬匹一百十兩之數沈清遠撫軍公祖據以入奏至今成例近見大部條議數亦相符但孰爲首衝首衝應用馬若干匹增馬應用何項錢糧是在老祖臺爲國愛民造福于一路耳加意加意

荒廬養荷屢治不復惟是準提大士一刹時時在心
日問不能去蓋不佞治之持此齋咒從慈親始積願
已久而望於老公祖之來臨以酬此願者亦已久也
然亦不敢遽覲清俸但乞於緣起簿中註台銜以此
轉示鹽司大願可卽醴就矣擬於殿左爲兩祖臺甘
棠遺愛之所如安定祠宇然但錫齒芬不煩解橐而
功德邁浮屠之上旣已無算此寺實與鹽政相爲終
始也

與車獻功

別閱兩歲思深九秋碌碌塵轅中溯懷二三兄弟痛
飲放歌直如天上也數年僕僕思得立言不朽以報
愛日堂文集卷四

良朋便可抽身不意銓曹承乏苦不獲辭遂覺此事
未易究竟倘老母不憚遠涉尙與吾兄有數年別否
則徑請告歸矣同社兄弟便中爲道相思不旣

愛日堂文集卷之五

高郵孫宗夔孝則甫著

文獻通考鈔序

通經術所以明世務也世務豈易明者哉易象曰觀天文以察時變曙乎天時鏡乎物理得乎世之務矣是以古之聖人不言經術而經術在其中雖然姬公負展制禮作樂偉矣而醯醬亦詳其職畎澮亦畫其方固睿哲之所經亦參稽之有本也顏子樂我簞瓢憂人邦國端冕行地聽雅授時一一出位而爲之謀豈迂曲者與士人藏器待時先不克辭斯世斯民之責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所深嘆也乃代沿晚近科貢之道衰於帖括意攻鞿輓日炫元黃問以

愛日堂文集

卷五

當世之務非惟不知抑不暇矣予友史際亨先生雅量匡時篤志懷古其于今昔制作之故政事得失之由靡不究極理要明厥源流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也厥季子仁令嗣壽平相與揚扆大指翊贊心裁出其所纂輯文獻通考正續二本付諸剞劂行世歸然成一家經術之書今 朝廷方崇勵實學崑以策論取士自茲經術日進民物蒙休幸也予猶慮士子狙僣釘之習好空疎之設甚至競巧揣摩亡失廉恥其流失亦復有不可測計者得是書而讀之則軌塗易轍趨向有所據陳古事以斷謀守法言而不惑博學以生其識力行而致其誠其於功令匪小補也嗚呼自古及今號爲經術之儒者有幾吾願世之讀是書者志

姬公之志學顏子之學援天治人進今於古毋僅以腹笥矜勝梯獵世榮不負朝廷設科求士之心抑亦不失史氏一家著書立教之意已

易二房同門殊卷序

順天辛卯科分枝

子瞻曰世間樂事無踰文章意之所到而筆力曲折無不如意此爲作者言也子謂閱者亦然文之美者一過了然以己意斷列能記憶不失可謂樂已至闡中論文則又異先明理次明體八股之設取其發聖賢之蘊爾孔子兼之僅謂辭達尚書則曰辭尚體要功令畫然亦猶是也奉以程文不敢踰越尺寸當厥吮毫濡青攢眉瞪視舉平時所爲殫精索隱不窮妍愛日堂文集卷五

二

極態不止者其意不知何以罷息矣不入闈不知也鄉闈論文抑又有異因時因地因材一時風氣必視一二名手巨公爲轉移操觚之家不期而會王充之論以世劉子之辨以心抑其微也風氣所趨捷若谷嚮時當因也分域十五羣萃人材而簡辨之登其最者表於方所緣所以得最也晉豈僭梓齊不好惡地當因也生材萬族各具靈彩因之爲觀至勝斯出柳惲具十人之美文琰絕四韻之聲聞世幾人求備則窒通乎時地量其質詣以爲權衡材又當因也夫論文者出平時之已成一己之獨是而已而有異焉不得有不異有因焉不得不不由此觀之豈不難哉子

髻試棘闈躓於南者四壬午北雍躓者又一每咎主
司之未盡予也今年得分較輦下曰敢有不恪謹者
如臨女何前後分約四百卷日以三四十卷爲率每
最一卷則此三四十卷者往復不去於目較之而後
得安安而後竄其餘焉合所最之十數卷則皆然竄
者必盡爲之評評則必設向時之咎主司者於胸中
恐懼再四而後下得今首卷方矩圓規備極古法以
爲老成名宿三折肱於此者矣不意其爲翩翩五陵
也次卷滔滔潏潏一往莫禦以爲氣吞雲夢者楚材
也然矣而不盡然其他或游神於古或匠意於獨或
整裁近體或摹則大家僕射之談名理茂先之論史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三

漢各盡其致俯仰均收則皆四百卷之吉羽夜光也
闡中告諸同事曰觀止矣不并驗諸竄者不知予用
心之不謬則甚言其難也今其義具在例當付梓是
正於名手巨公經月報竣乃繙閱之覺逐卷精義其
初豁然自謂已盡再觸目而意境愈出始信文章之
能事無窮論文之能事亦無窮則樂事亦無窮也以
侈子瞻誰曰不可因各題成一首附正斯集

鄉試錄序

順治甲午科河南主試

惟十有一年秋天下當較士於鄉時乃法制齊壹教
化醴固惇大而治可以興賢皇正允禮臣請勅與
試諸臣祇厥事如初皇哉唐哉聖人觀於文以成化

久於其道以成治於茲典禮廼見大焉先是冊建母儀崇上 安懿徽稱詔直省各廣賢書額所以待天下之士者厚矣科臣請自今始程文必裁定闢牘毋事僞飾制曰可蓋所望於天下之士者抑又厚中州隸在畿南承流不遠文教宜爲天下先典是試者鄆有常員因命吏部員外郎臣宗彝偕禮部主事臣苗往臣謹退而稽古漢高帝十一年詔天下尊顯賢才唐太宗十一年親巡東夏詔進儒術及文辭秀美之士兩朝之治休黼黻垂譽到今 皇上顙俊事天孜孜如一日海內之士喁喁嚮方騰蹕企期無負於德意謂士不忍負朝廷而臣等輒忍負士以負 皇

愛日堂文集

卷五

四

上哉臣則曷敢不敬夙夜弗遑飲水就道至則監臨都御史臣得時料度內外罔有不欽提調左布政使臣天機右布政使臣本質監試陞任按察使臣三元僉事臣承祖劾忝有司罔有不共爰進提學僉事臣僚署提學僉事臣時薦前後所錄士四千有奇鎖棘而三試之臣等乃與同考官同知臣望臣三異推官臣元樞知縣臣飛漢臣士標臣龍臣昇臣灝臣廷諫臣奪標臣宏憲燕香告 天焚膏繼晷往復較閱得士九十有九人錄其文以獻臣請進而稽天天生而地成一生之十成之故天道十年而一變非變也五行之微著萬物之感應人事之因革損益至十年之

後而始備備而天地之化乃成歲在甲午盛德在木
繇條發陳而火壯於午象離以麗乎正河南古豫州
境宅土之中陰陽會風雨和地德函紆歲運肇昀天
氣見人文昌矣是役也臣於中土之人文觀變成焉
朝廷以弓旌變天下之士如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
情也士以文章變天下之氣運如易之變而春詩之
變而秋也取士者以衡鑑變士之文章如目善變萬
色耳善變萬聲也 聖人在御弓旌凡五被中土矣
盡人之賢所以教盡人之才所以勸惟教惟勸賢才
愈出而不可以盡臣乃願爲 皇上盡之抑又變之
抑又成之輸子陽之論良工也漸於矩鑿之中無物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五

不周因其材而使自取之士有材使自取之則盡矣
士有材盡自取之高者可以爲楷下者可以中繩雖
不材者知所變矣使不材者皆有以至於材則天下
之材成矣此道也是卽以 皇上淳大之道治之者
也視其文知其人謂若植穀其資土以生也謂若流
泉其得天以清也龍之不魚也堅節之不靡草也金
不以熱消而火不以寒敗皆於其文焉遇之如是以
遇之而士乃有文章如是以遇之而 朝廷乃有士
昔吳公守河南以薦賈誼爲治行最誼固史所稱爲
經國才臣愛慕久之今學士家奉爲 程先生者其
人固中土之人也臣所進多士有若而人者乎則真

得人矣臣則幸矣然多士又有幸也士方伏處巖巖之中翹首聞闔之上輒疑居高者尊聽卑者遠一旦弓旌所及其材者皆得自取之安若固然誰爲爲之者昔人謂國家得數十人則萬物吐氣黎民乂安士非氣運不生氣運非士不成也多士念之哉自今以往視其人抑知其文豈弟樂易其人仁也其文必醇以典周規折矩其人義也其文必清以深多士有仁義之譽乃副孝廉之目是臣知文知仁義又知人文中子曰謝靈運沈休文之爲文小人哉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夫名實之間君子小人之辨多士慎之哉臣以人事主未敢遽謂知人以文鑒多士未敢

愛日堂文集

卷五

六

遽謂不知文多士以其文遇臣乃以其人遇主其在鹿鳴之二章曰我有嘉賓德音不佻君子是則是得意多士必有馮翼孝德之令思神聽和平之景福侑乎其文而介於天子賁鏞之間則今日者固且萃其陰陽和會之德與豫州之實並貢於朝將設燎而陳之曰天氣見人文昌矣此教化之功惇大之效也其與諸臣觀厥成哉

春鄉試闈牘序

余被命典中州試惴惴慮不得人尤惴惴慮不得得人之人得人余責也余得自勉也得得人之人非余責也余不得過而問也往者得人之人得諸監臨

監臨洵重矣哉午之役巡方撤一切事惟撫軍受成
焉維時中丞亢佐五先生實與余鎖棘而恪共厥事
中丞幼有天穎由神童起家從日龍入木天以博洽
資韻問以文雅資制作唐之虞世基宋之張齊賢
元之耶律楚材明之宋濂宋訥合中丞而六人矣未
入闈而慎擇得人之人彬彬也既入闈而翊防加甚
誠諸得人者各精白乃心焉緣是而有所可不遽以
爲可也逮經校讐而後穀入之有所否亦不遽以爲
否也逮經研索而後匏落之大文昭回燦然經緯撤
棘以示中丞中丞於此道宗工也元鑒也取元魁牘
而讀之乃論斷之余賞心在是中丞首肯亦在是一

目下十行較余輩之枯髯嘔血探元珠象罔於摸索
中者其鑒別爲尤精焉榜出而一時翕然稱得人惟
中丞之能得人也昔狄梁公爲安撫河北大使當時
起桃李公門之願其後薦拔張柬之輩成五龍夾日
之勳中丞洵今之梁公已余得附中丞而告無罪余
幸矣得人之人亦幸矣多士甫書升而受知中丞得
爲天子大臣門下士多士其與有榮施哉雖然端體
裁謹好尚俾今日之文運得彪炳焉余之心見之此
闈牘中也建標的樹風聲俾異日之文運得奮興焉
中丞之心亦見之此闈牘中也故旣取各房之首卷
點定而剖劂之未已也復取通場之全卷點定而剖

劓之先後以質之天下余不敏得藉手畢中州之役矣宜有說以畧紀得人之盛

育嬰堂序

君子之爲仁也不獨于其子是子產之稱衆母也有由然月令曰春育幼少是文王之哀無父也有由然然則嬰兒之父母不僅屬於天不僅屬於所生而屬於萬物一體之仁人矣嗚呼天下之爲嬰兒者何多也聖王之世天札不生是其多也足以幸也而乃有不幸者不死于饑寒則死于勢利矣死于饑寒奈何繩樞之子室無儲衣無絮自給未能或增一口則弃之嗚呼饑寒之爲害于嬰兒也如此死于勢利奈何

愛日堂文集

卷五

八

其舉子也或以廝役或以債逋操作爲苦哺乳爲妨則弃之其舉女也或惜贍養或慮遣嫁他時以爲累則目前以爲賤賤之則弃之嗚呼人之勢利於其嬰兒也又如此是知育嬰之所爲仁也亦義也而章皇帝仁覆天下義正四海而孜孜于育嬰一事誠心傷之若岐伯之懷保小民而董詔宮以惠人若鄭僑之爲政者在六事大夫旣日宣之矣矧司牧之任乎爾諸生且有君國子民之學者也學校者仁義之圃也其盍爲一方之民僉謀之俾予得藉手以報無忝曰如保赤子則不獨余之幸也

域中有三大權曰天曰君曰史周禮史官掌邦國之事達四方之志志固史之屬也易曰觀天文以察變觀人文以成化是乃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物宜者在焉志以載物義從乎地厥用惟文繫乎天人舉天而地在其中舉地而人在其中釋志之謂三才具矣品物流形萬國咸正風雲燥濕各以類從聖人作萬物睹氣親於天事尊於君故王者大一統惟輿地是考焉稽古神禹敷土作貢山川原隰胥就平成蠙珠浮磬璆琳篠簜禮樂之需弓矢之質鬼神之所饗鳥獸之所居皆得併書是以文命所敷齊於出日東漸西被朔南以周玉帛萬方會同四海蓋其盛矣嗣厥後愛日堂文集卷五九

王更代踐祚必倣宏制各有輿地之志自古迄今未有改而遼隘勢異華僊製殊揚德拓功不無慨歎我大清肇造區宇混一華夏北漠南徼靡幽不燭誠振古之雄踞萬世之丕基頃以輔臣請詔令天下郡國纂修統志彙成全書高郵蕞爾之地亦得及時采葺何大幸歟郵古志荒畧歷代寥遠典文殘闕前隆慶朝得一脩葺而意義多疎聞見失次迄於今垂及百年正文獻絕續之際奉茲新命勞我大夫廼勤咨於髦耆之儔開局於武安之壘益將以上進九重之觀覽下資一方之補捄闡幽光於既往昭法戒於將來載告載謀以示出入不敢苟也是編也如

觀于君如臨以天矣抑有感焉郵地汗下衆水
所趨民生其間災患不息近迺淮流尖軌頻年陷溺
聖天子南顧而憂傷之蠲租賑廩屢屢絲綸稽諸
往牒誠未有仁主愛民加惠無已如今日之盛者
然亦未有天行肆虐降割無虛歲如今日之甚者推
測所由將在人事夫豈無人焉察於地之理行於水
之利思日孜孜奏庶艱食以仰抒宵旰於萬一者
乎其所造豈徒郵之民云爾哉

高郵州志小序

洪水平而淮海莫封建廢而郡縣興敷土有揚州厥
惟神禹高郵之設自秦昉也曰縣曰軍曰府曰州以
愛日堂文集卷五

十

農以兵代有沿革民生其間有大安危焉不可以不
詳首建置太宰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陳其殿置其
輔義非逸豫以治民也自顓帝以來爲民師者命以
民事重矣范仲淹曰建官共理天下不以爵祿爲恩
郵之艱其官也蓋已久矣官茲土者其繹建牧之意
無忘爾爵祿乎次職司王者建邦營邑下分地理上
配天象考其躔舍察其祲祥蓋不啻民命攸存也揚
州之分野舊詳之矣郵列輿圖界連百里援古鏡今
協用其紀次分野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
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守國之義也郵介江淮
之間途衝而路狹天下之襟喉也作疆域志桓寬曰

所謂金城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以道德爲郭郭以仁義爲干櫓則莫之或損矣郵號孟城棲水之中古之所建今之所守大有殊于異縣登覽至斯可以興已作城池志有職司卽有公署蒞民行事之所也若局庫國儲在焉院司館驛使臣之所駐節也預備倉以採荒歎養濟院以恤孤癯又政之大者詳以記之方策作官署志周文王平土治人地著爲本重之也郵無商賈依田以生雖士亦農也服耕力穡而外絲枲筐篚油炭漆蠟鹽鐵竹楮之利地著者無與焉惟克有秋饗殮于斯昏葬于斯養老育孤弔死問疾亦于斯歲或不登則皆不克舉豈惟不克舉

愛日堂文集

卷五

十一

貸鬻以應追呼矣或減租或蠲租焉而土役不免也生于田者不如其無田也離鄉輕家不能禁矣古制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而周知其數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其道有在豈料民算賦之爲乎可以省矣作田賦志馬端臨曰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一也成周里宰黨長皆有祿秩兩漢三老嗇夫充以譽髦皆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虛用之今也版籍之民輪年充役是謂里長催征其常職爾官吏之誅求無算矣凡今之民其以田菑乎何以勸農究非朝廷之虐用之也以餉胥吏則惟恐不足奈何作徭役志河渠書曰大禹導九河麗九澤功施于三代厥後滎陽

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衛諸國與淮泗會于楚則河之合流于淮所從來矣漢興漕渠議數舉廢河徙則渠不利也及瓠子決汎州郡築宣房其上乃復禹舊跡焉宋元徙溢不常明金純導河經二洪南入淮漕事乃定隆慶間高家堰決淮水東注入高寶諸湖河躡淮後濁流西泝清口遂淤而崔鎮等處河亦潰淮分則河不利也潘季馴大築歸仁堤翟家壩約淮水入清口乃關則淮之能亂河亦能治河所從來矣語曰鏡已事者智不屈何必神禹之後更有神禹乎高郵于漕渠僅處百里乃漕渠者高郵之大利大害也高郵者又漕渠之大利大害也作漕渠志古稱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七

水利者何取於水以溉田瘠土化爲沃壤故利之也郵地窪下穀用不成咸災於水郵無水利有利害耳然去其害卽利也他州之水利在境以內民得而有之郵之水利在境以外非惟民不得而有之司牧者亦不得而主之曷言乎爾上流之周橋等閘屬淮而淮之人不爭鳳泗之人反爭之將委隣於壑也下流之白駒等閘屬興鹽與鹽之人與郵均被其患而不知究圖是厝火於薪也兩者皆郵之永害也其柰何天矜於民畀我康食其在治人歟作水利志師道立則善人多白虎通曰賢才美質以開其心頑鈍之夫又由此以別於禽獸也王制建學主于教造士教之

則爲士官之則爲吏矣其制不得不重郵故荒壤有
宋以來駸駸鄒魯哉作學校志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有一代之禮樂治定而
後興有一方之禮樂由俗爲升降故大司徒以五禮
防民之僞以六樂防民之淫未可或缺也郵於東南
號文獻之國典章文物猶有存者作禮樂志楚子曰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周因井田而制軍賦邱甸有馬管仲
作內政以寓軍令軌長帥師其制具在皆足以戒不
虞昭文德矣高郵爲廣陵屬州南北要害地古來兵
制未嘗不詳近用客兵以防守爲名而舊設軍上

愛日堂文集

卷五

十三

充轉運盜賊未息責在有司管捕人役操民命矣作
軍政志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尙
書大傳見諸侯問百年太史陳詩以觀風俗命市納
賈以觀民好惡不敬者削不孝者黜改衣服制度者
罰是目上非目下也郵困於土瘠醇駮之氣或乘見
焉富而教之一道德而同之是在上矣作風俗志山
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行也水潤也上天爲雨
澤下地爲川流萬物之所由生也古之聖人封山濬
川以奠天下在養民也地險山川邱陵所以立國也
郵之壤小其所居勝其所要會亦中土之輿區也立
國以養民道所不廢也統而志之其形勝可數知也

作形勝志王者秩祀事脩禮經自朝廷達於郡國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所以類神安民崇功報德也凡在鄉土協於典義者雖不領於官亦得並書非此族也殊而外之次祠祀志郵地多水水者天地之包幕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是以物產豐焉然水多而土鮮有其生之莫或成之故遑遑豐於其名而歉於其寔地有寶物有華紀其名而可矣作物產志洪範八政先食與貨小人之依莫過乎此郵舊稱十萬八千家按口而稽亦大難乎爲生計矣矧天行不臧黎民阻饑亦時有也是以王道詳於養民作食貨志春秋不言事應漢儒五行之學率多牽合後世譏之

愛日堂文集

卷五

十四

然箕子洪範五事休徵所以錫保皇極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則一方休咎之徵謂非司土者之職哉河虎北渡蝗不入境古記之矣若夫郵之災患其由雨也天乃爲之其由水也係於人事疏淪失宜殃被萬姓諉諸天行是矯誣也而爲其民者不可以不歸命於天故並載災祥作災祥志百官府各正其治受會於王而詔廢置天子之事也司牧於民爲父母有惠及威莫敢不尊親小人之分也遠者無稽近者咸得識其名籍豈曰微文作秩官志呂子曰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不若農夫樵父畫地而議若辨黑白焉故曰察吏於民然後隨民至尊

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千萬人愛之則千萬人之吏也百世愛之則百世之吏也考古及茲作吏於郵者不知凡幾而嘖嘖在人口者僅若而人在人口者在人心者也此其人循分盡職德及於民功歸於君曷計及於百世之後民之頌述之不衰哉三代之直道所從來也况夫魁杰瓌璋之流大節炳於天壤聲施赫於鍾鼎者烏可以不志乎志宦蹟亦猶之志大道之公也云爾作宦蹟志粵稽謨典特炳傳文遐考雅風載賡王化悼詩書之烈焰惜文獻若飛蓬幸值 清熙重光黼黻義不嫌於審擇力或緦於蒐羅但及見聞用珍簡冊作藝

愛日堂文集

卷五

十五

文志王者選士事資弓旌學士獻身志垂鐘鼎然而賢人君子之在簡冊中猶麟鳳也科名何足重人人自重科名耳覽茲篇也儼清濁之判流豈薰蕕之並器作選舉志威鳳鳴高岡而百鳥以爲儀景星見天漢而下土以爲瑞賢哲間生聲跡所至靡不景從作寓賢傳人才者天地之珍符山川之靈淑也揚州入星躔斗度將相居之孟城環瀦水中澤變珠輝代生賢喆臚而列之分爲數科冠以忠孝廉節繼以理學經濟文章政事終以獨行匪侈覲美用興起於將來徵此邦之文獻云爾爰各志之立人之極惟孝與忠文文山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忠孝之提綱也所謂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其致一爾是以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古之聖賢正道直行不怙於利害
無間於生死精白一心圖乃社稷此其人皆孝子也
故舉忠而孝在其中舉孝而忠在其中作忠孝列傳
鄒陽曰砥礪名節者不以利傷行蘇子瞻曰辨天下
之大事者立天下之大節者也古人重廉隅敦節義
行已有恥則無所於辱寃其用足以推極於名教綱
常之重矣作廉節列傳人不學不知道讀書明理以
見天地之心以紹先聖之緒千百世而下千百世而
上心同理同也孔孟之學賴有程朱復倡明之洙泗
一燈容光必熠載稽郵乘不少傳人脩而述之冀於

來者作理學列傳古人曰窮則尚德達則尚才又以
治則用文亂則用武要其施設皆以經世濟物爲心
非其才也不以勝任陸機謂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立
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途不一豈易言哉作經濟列
傳文章經國之業不朽之事也古之作者寄身於翰
墨見意於篇籍苟云乎哉必濟乎義必貫乎道矣郵
多名流爛然溱采文成規矩思合符契人以文傳文
以人顯所謂文人寰區之秀傑也作文章列傳讀詩
至七月之篇見吏之與民情相親也爲政者以愛民
爲本懋乃丕績矣虞廷章服必試民功學古入官如

劉美錦以政顯庸者何彬彬也作政事列傳君子動

則成德乃彌中而彪外良玉度寸千仞之上不說掩
其光苟善是行未有幽而不顯者也詩曰鼓鐘於宮
聲聞於外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作獨行列傳孝一
也而分不齊心則不異庶人之孝曰畜含情受朴以
畜其德義無文也會子讀喪禮則泣下曰往而不可
還者親也人子不忍死其親則無所不至矣故剖肉
剗肝亦有取焉作孝子外傳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
形無分陰與陽得一以爲貞芒芒海甸間巾幗多奇
人作列女志殺身成仁原非女子分內事當其遭難
不屈有死無二若不如是不可以爲人者羞惡之心
爲之也充是端也則塞乎天地之間不恥不若人豈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七

哉紀烈女女未婚而有奉節之誼猶之委贄爲臣去
鷹爵祿義均無貳也此其道不磨矣紀貞女父子天
性也夫婦人合微有間婦也能子所難進於子者戶
紀孝婦松栢之姿不彫於霜雪其節堅也從一而終
婦道之正飲冰茹蘗至死不渝凡爲臣子者當如口
矣闡其幽芳以襄風教紀節婦婁明師聰颺美載籍
和弓垂矢登奇廟廷技雖小道有可觀矣矧究岐聖
之精微示神仙之靈運者乎紀方技西方化人勤心
救世元言授道譽著猶龍皆孔子之所稱也以輔翼
我聖功不無補於衰世高蹤逸景足繫人思紀僊釋

圖書垂象聖人則之爰以作易因象而測其數因數而測其理象有象之宗也數有數之宗也理有理之宗也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數之宗也中理之宗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先天之數五也大衍之數五十極五而十後天之數亦五也先天之數在象先後天之數在象後而咸不越乎五不過乎中也先天八卦惟乾坤坎離四卦皆正畫故分之爲四方之象不正不可以爲象也正中也後天八卦四正皆奇畫四隅皆偶畫奇則無偶無偶故不偏不偏之謂中奇亦中也中爲土德德主於靜於天地之始爲太極於人心之始爲喜怒哀樂之愛日堂文集卷五

特受其旨於先大夫謹而識之殆五十年而始明其數信數之合於象而契於理如此也作易宗宗不忘也

贈中丞于公瀛海崇祀鄉賢錄序

禮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德也是故西學崇賢而貴德於其生也几杖奉之於其歿也俎豆崇之要其詢事考實必徵於鄉一鄉賢之猶是天下賢之亦猶是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行於道路達於州巷孝弟之所推也大學亦云古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此就君國子民者言之也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此不必有君國子民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五

之責者爲然也斷於其理也人皆有身身皆有家家與家儼而一鄉從鄉與鄉儼而一國從國與國儼而天下從是鄉者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尚書梓材日以厥庶民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大家一鄉之賢者也天下之民疾痛憂患不能得之於君而能得之於其鄉之賢鄉之賢能視其疾痛憂患使小人之依不絕遠於朝廷而君乃能有此一鄉之民以奄有天下之民是烏可不尚賢哉是道也蓋嘗志之以爲大道之公見端而未云邁也乃今讀晉汾贈中丞于公瀛海先生崇祀鄉賢錄深幸夫聖人之教爲不衰焉先生淳質自天孝友由性親疾禱於神其誠感奇撫兄之遺

孤其育成也至宗族稱之鄉之人能言之言固莫質於鄉人也先生之法言法服備儒者之行温恭儉讓殆無加焉鄉之人親炙之故能言之匪徒言之且相觀而化之若夫眷懷維桑勤思任卹一夫弗獲引爲己憂措正施行爲貧民補逋稅爲遠戶便征輸爲饑人給粥食以及捐金貯穀樂義助公懿德皇哉悉數之不能終其物雖古名臣茂績駿烈千古爲昭者先生皆於一鄉試之至制府大中丞北溟公清節在天下豈弟福生民勞一人之昧思晝接蕃錫以風勸臣僚將使天下胥砥礪於廉善以吐萬物之氣而奠國家於磐石之安湖厥所由皆得之於趨庭教諭之日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二十

嗚呼先生一鄉之賢乎哉一國賴之天下賴之明效大驗矣大學曰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厚其所厚而所薄者亦厚皆孝弟之推也先生孔子之徒故宜崇祀於孔子廟廷聖人所爲行其典禮觀其會通而立可大可久之德業者蓋在斯編哉善乎中丞祭告之章悱惻之辭發乎至性一往而深孝子之志仁人之心也孝弟爲仁之本聖人之教爲不衰矣吾又願世之覽斯編者流連反覆而知所興起也

于北溟中丞觀風錄序

讀書貴致用經術尚矣文章關國運教化亟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俗流失

世敗壞非文之治而誰治哉顧離體文明火德合禮
禮者所以養人者也養與教兼以立斯民之命故古
之聖君賢佐以教化爲先務經術煌煌焉嗚呼非善
讀書者烏足以明此大司馬中丞于公經術之宏才
也其流譽邦國結知朝廷自廉節始大司寇魏環溪
先生薦於上由閩藩擢中丞巡撫京畿不啻張敞之
爲京兆也治行上聞聖天子嘉賚之特簡公兩江制
府憫我江南之民計日蹙實因吏治靡穢甚耳如州
邑之吏賦額侵牟而司刑憲者苞苴尤甚公偵知之
首下學輒爲諸生解頽廉懦立之旨以風在位諸寮
屬皆竦然起聽隨令各拈誓辭以創於後曰不教而
殺子弗爲咸與維新予之所志也所以教百官者也
於是錢穀之吏漸改弗爲而司刑獄者亦似知所究
心咸弗競於貪矣市有旗廝爲擾於市尋設保甲之
法一家失盜咎在九家守望相助之義法詳於井田
不減虞允之在朝歌龔遂之在渤海也其擇立保正
必將以德行充之漸可做歲舉孝廉之制不進者有
罰則民勉於善此公言所以教萬民而公未已也循
之以教多士知士風之偷由於較士者之不愼乃爲
條首室倖竇拔寒士提學者固君子也乃相與率循
一時蔚起皆白屋鶉結之士公顧而悅之於是檄所
部每學推轂如千人集會城公所公皆部署其處視

其燥爛牀蓆月致廩粟庖肉不以乾沒胥吏手十日
課義若干首手封題文成親臨定其高下訖秋闈事乃
已則又擬其文尤高等者刻爲觀風錄蓋公之於吏
治其緒及於文章而亦莫不本於經術致用如此故
叙之於簡端

朱度昭方書序

醫聖學也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明其利弊其患體之
至也體之則必入其心腑血藏而爲之所扁鵲對魏
文侯曰伯兄神脈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
出門臣針人血脉而投以藥故名聞諸侯斯其言深
而指遠矣廣陵朱氏擅名岐黃家蓋三世矣至度昭
愛日堂文集卷五

三

之尊人君起翁尤精四家之術予素與之游以爲神
仙家不過也君起固多男咸諳其方書而茂才度昭
爲之長則尤攻其道術而發明之早已聲譽動於諸
侯其天資明敏立心淳厚體物無間更爲時流所難
幾是能心聖人之心學聖人之學者今輯其家學著
爲方書以行世所謂其道至公其心至厚也昔人云
醫非三世不良非聰達淳慈者不可用於世朱氏之
學殆無憾焉

夏晉卿六十壽序

雙湖珠彩與龍圖文章崔嵬照耀於茲五百年矣時
一發現燭射城闕如虹霞綿亘紫氣十里里人見之

輒以瑞應相賀予每念是珠之所以能傳傳且久則甚愧夫前後人之不相及也夏氏族第甲閭閈惟平山先生志趣高遠獨卜居於湖之濱令子四人咸儻名彥其季爲晉卿執經於先大夫之門最久先大夫嘗謂晉卿天性孝友真實純粹得湖水澄凝之氣是以生平不輕授徒獨於鏡閣下帷數歲寒暑風雨晨夕與俱先大夫坐晉卿侍先大夫游晉卿從先大夫吟晉卿讀先大夫樂傳習有人而晉卿孜孜請事無敢宴息也及子成童後爲諸生先大夫以晉卿學旣成返家園課子而晉卿依依不袂離遂相隨至館舍偕子肄習又三閱歲凡先大夫之所以訓子皆晉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五

卿先我而得之者是以子之資益於晉卿者亦最詳且切也以晉卿之才何難致身通顯濟時及物緣邁陽九之會天步倏移乃絕意用世守其前人之志潛居湖濱若將終身焉維湖有水清且漣漪爰濯我纓爰洗我耳野鷗機息蓴鱸可美澹如也晉卿配出昭陽李賢淑有鴻之目舉維楷昆季美文辭篤學六翮旣成旦晚翬飛故晉卿得以放懷邱壑偃仰陶情養其天和年週甲子而神明益王天之所以祚晉卿誠無涯矣茲月下浣一日爲懸弧辰爲晉卿友者謀所以觴之謂知晉卿深者誠莫如子子誠深知晉卿不可以辭因誦思夫先大夫湖水澄凝之言以推溯於

宣尼樂山樂水之說而覆互其旨焉山體靜也水體動也易曰習坎常德行楊子曰藏心於淵是水亦體靜也水何以能靜唯澄之故唯澄始凝凝乃靜懂懂往來朋從爾思則不靜莫大乎是矣晉卿潛身於水雲之居泊志於天光之上內絕嗜欲外簡酬應與天爲徒與物無競大德內固廼以永年非惟智深抑且仁至歷臻大齊錫用五嚮其素所蓄積然也將見三山五島間滄波浩淼神光八極當有赤龍銜珠噴獻丹書題置於瓊館玉笈之內而予顧刺刺艷稱平湖老蚌爲晉卿几杖間神物猶之乎管窺之爲見也晉卿必輟然而一笑已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五

夏元錫六十壽序

古名人傳世之文贈友之篇充棟而稱壽之辭十不得一焉非特謂古文中無此體也蓋人之爲此辭者僅以婚筐匪侑飲食廣卷帙光戚里耳言短而故長之事少而故多之文浮於情辭掩其意固不若朋友往來之篇什留行贈別遐望遠思真至纏綿發乎情止乎禮義成文合雅使天下後世之人讀之而生其流連者也且世之所稱朋友抑衆矣或交矣而未深或其人未必賢或其人實賢而其由少壯及老未嘗久與偕而其家庭之內行隱微之用心未必一一稔知而善道之則卽有時相贈以文亦猶之乎筐篚飲

食之情徒爲交遊卷帙光寵已也嘻惟子之於元錫異是子之有友自元錫伯仲始也元錫之尊人光祿公世德作求寬博忠厚爲子外母夏孺人兄而外父王穎初公又元錫母夫人胞弟也元錫之伉儷則又爲亡宜人長姊是以子垂髫時識元錫矣元錫與其兄元開氏高才績學篤行懷古動履規萬鄉里間聞譽曰盛先大夫嘗稱慕之子年十七旣婚先大夫卽命曰宜有友慎擇之其唯夏氏昆弟乎遂執鞭弭從事壇坫風雨晦明論文角藝垂十八年同社前後凡十八人子年極少唯元錫伯仲文愈工志愈下丹黃評隲不苟獎許雖一字必求其歸先大夫見之輒喜

曰是真益友其尊人光祿公逢文會七藝之日自晨達夜親率僮僕察燈燭點盃茗焚炮火以代刻漏藝成出酒肴相餉極歡而罷是子之與元錫交深且久且世好也故元錫之爲人子稔知之其醇謹爲德大朴不雕粥粥如處子不妄言笑賓朋雜遝戲謔或至則面色發赤怡然以解以故善交久敬人無間言此元錫之克篤乎朋友之倫者如此其事親以誠和氣婉容以奉色笑飲食必嘗寢興必問出反必告湯藥必手調倚廬居側孺慕不衰孝子也其事兄以恭晨夕硯田自爲師友時人有兩驥雙珠之目而元錫恂恂退後和讓自然悌弟也琴瑟之調篝燈舉案數十

年如一日鼓盆而歌絃不再續矣其處夫婦之間者
又如此至於君臣之際人之大倫以元錫之才擢上
第服顯官康濟生民此子輩夙昔相期許固其素分
廣文一官何足以展騏驥之足然而明王出政有所
不及者教先及之江左師表舍元錫應無與歸者自
此陶范人倫扶掖善類得賢充國以人事君由此其
甚將不止於金陵人士歌泮水頌菁菁者莪也今人
稱壽之辭亦無不推本其人之德而能言其德之克
全乎倫者或少予與元錫爲友深且久故其所以知
元錫者不僅朋友之一倫然予與元錫爲友深且久
故其所以稱元錫之壽者不僅今人稱壽之辭而但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三

能爲其朋友言也元錫今甲子初度矣金陵人才藪
澤其人士必善頌其師而雞籠鍾阜之奇雨花木末
之勝又足以興懷送抱奏雅侑觴此亦何待予言而
子輩二三婚友謂此一江百里旣不能假蘭漿過桃
渡羣進維祺之頌而有知之能深道之能切如予者
不可無一言以代虞泉之隻履云

州守莊恥五壽序

家語曰大賢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易之道有孚惠
心其應用享於帝蓋謂以誠格物則受天之祐矣孔
子謂知及之仁能守之泄以莊動以禮其大本皆由
於誠夫儒者之術還至而立有效者也漢文景以還

崇尚文學儒術曰進厥後循良輩出吏治興起上所
風也晉尙清談唐好華藻寢衰削矣趙宋乃多經術
之士濂洛關閩精入理學人才號宋爲盛沿明及今
儒行式微吏道多雜無惑乎治術之不古民生之日
蹙也如秦郵者一彈丸地有民人焉入 國朝三十
有餘載官斯土者近十人亦不無良吏叅處其間而
天行不順民氣不和福祿不來日漸凋敝揆厥所由
總未嘗有儒者居是職耳聖人之道如鼓鐘然扣之
則鳴聲沉響寂不得人以振之終不作也越至今乃
得莊君守吾郵 命下之日郵父老子弟喜相慶曰

莊公生於閩紫陽之遺風在焉以賢書起家固文學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七

之選也今西粵十年乃課最操刀而效游刃恢恢者
也郵之人幸矣爰相與謀戒胥吏給芻糗具舟楫往
迎焉引領逾歲而不至則又羣相吊曰郵之人固無
幸賢者且止耶禱於天有辭焉未幾而以單車來郵
人驚且喜若沛然雨從天下也瞻望其顏色豈弟慈
惠詩書禮樂之氣在躬真醇儒者矣聆其訓詞誠意
寔孚不待告誡而衆庶咸暢是真能以德化民者而
敷政優優矣間措施一二端而郵之人又私相告曰
公殆巡行於茲有日矣不然何知吾郵之人情如此
其稔也察郵之風俗與其規模建置如此其詳且核
也意者其如神乎迨其聽讞則又明智辯晰大厭乎

人心不啻魏國淵之得誹謫主名孫禮之決平原爭地也八寶之黠豪殺郵漁戶二十餘人抵以盜君得其寃白之遠近頌之易之豐以折獄致刑受之以旅曰不留獄折惟日中不留如火終以讐命君之訥歟有吏據案請出令未幾知其罔大創之榜於衆曰予過聽是吏郵之人士靡不仰之夫察吏燭姦人所難能而有過則改不惟不諱今之人孰能之易曰惠心有孚利用大作在是矣要其所學原於中正立心本乎潔清無私之至者也郵之人真幸矣君下車三月而其所學與立心大白於衆教化大行焉屈君生日未知所頌多士聚族而謀屬予爲一言以達意予曰郵愛日堂文集卷五

亥

之不克福寧也久矣此 朝廷進用儒者之效多士曰諾昔魏呂顯守鉅鹿清節郵民歌之曰於惟我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蓋至情之辭也

沈石友五十壽序

忠孝天德也孝尤庸行人人而有子與若有難於終身慕父母者何歟後世貪位嗜祿之輩以爲吾學旣成行旣立而惟務含情守樸躬耕力田以寧其親是士君子而夷於庶人之行抑未聞中於事君之大義也噫嘻仕則慕君人情哉義乃其口實耳五十而慕惟虞舜稱大孝焉五十猶是終身猶是是五十者人

年也以其天德結爲大年以厥大年永其天德能爲
人子者能爲壽皆天之爲也茲壬寅歲季秋月之二
十有七日爲沈憲副石友五十初度之辰子與姻友
將謀所以致祝辭觴君君輒欷歔於邑惟當國家新
造之時版圖未混一兩大人遠隔八千里外定省久
闕音書浮沉請告不許遂不敢再傷心隱痛技淚就
官職者十有餘年及昨大兵下滇黔踉蹌尋親迂迴
萬里而兩大人已先後歿灑血拊膺百身莫贖終天
遺憾方不知所以自處奚祝焉子曰唯唯否否君其
五十而慕者乎感君之心傷君之遇援君之事測君
之天是不可以無祝也君與令弟子佩俱以妙齡魁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五

一榜才名藉藉遠近太公玉麟以時事方艱留子佩
侍養而教君任君丰姿玉立負開通之識練事若承
蜩美丸而慈祥謙冲與人恂恂惟恐不及初令湯陰
值流寇蹂躪以後歲漸荒勞心撫字民賴以安聞於
朝特徵入授民政部主政督餉行間克厥職司虎林權
稅裕國便民擢衛輝太守地久荒殘當孔道民間疲
於奔命一意體養爲興數利除數害兵馬絡繹爲民
請命於諸大帥不以草菽糗糧累比戶輝人至今尸
祝之上加意屯政慎選廉幹大吏銓司推轂君以
君歷事河北與吏民相習故也受事則廣給牛種寬
其租講求張全義虞伯生諸策成効大著累封太公

太夫人有加秩君曰此吾志也淹於官豈人子之情
拂衣歸秦郵亟束裝南行於時黔中初定道路猶梗
塞率蒼頭二三人涉波濤冒鋒刃而去甫至楚已聞
兩尊人信哀毀骨立備常酸楚或數百里無烟火宵
行霜雪中達晉安治葬及祭成禮手封馬鬣載主還
秦郵間關萬里無意外之虞時人咸以爲孝感然也
當其辭親服官時使早知有南北之隔必不肯遠行
旣而父子異國使殉匹夫之小節自蹈危機是又遺
兩尊人以憂於是忍痛抑情爲國家馳驅中外尋棄
家省親克襄大事太翁如綫之緒得君一人肩之而
後祚昌熾繩繩濟美在天之魂無有遺歎真得繼志
愛日堂文集卷五

三

述事之大者或曰移孝作忠能爲臣非君之心也君
真能爲子職而已而君又不欲居歎乎其中恫乎其
有餘悲蓋十餘年猶一日也君真五十而慕者也昔
五代殷不害宋朱壽昌皆以棄家省親孝義稱重史
乘然兩人名位未顯於當世亦未如君所爲君臣父
子之間能爲其極難者語曰修己而人不知者性也
守道而天不與者命也君其能得盡性立命之道者
也余與君交最久知最深因以女妻君長子諸媼友
請觴君乃得櫟括其生平而闡明其孝德如此

中丞蔡魁吾壽序

凡新造邦必賴有雄計毅能之彥雲從風冽戡靖寰

區夏商而還漢唐以選軌塗若一矣惟姬周開忠厚
之丕基卜長歷世則昊天純佑誕降仁德之人左右
掖輔旦先爽後乃克用保乂於有永至今豐鎬江漢
之間流歌美人施光冲子猗歟休哉開國之道終於
壽民惟運際極亨才廼兼取史乘中不多邁也惟我
皇清肇邦有夏承天應人何功之隆前古稱僅期
昌期熾雖三十八百不足云侈矣天氣所見兆茲碩
輔魁吾蔡公惟其人公天德仁良識度豁遠服事

太宗皇帝卓然爲羣英冠從龍西師聿有疆土擢長
臺憲數年綱紀肅穆百度維一而議識率以正直忠
厚爲本豈僅所謂雄計毅能者哉予時從公游窺見
愛日堂文集卷五

三

其閱博不可以涯測其與人也惻惻誠誠務盡其懷
故羣望歸之繼而南昌新定上命公出撫之明利
辟患禮樂寢興江右之民熙熙然登春臺至今歌之
讀撫江集不啻誦洛誥多方諸篇也國家積貯之

大命胥仰於漕而廬鳳淮揚四大郡爲南北鴻溝兵
革積厭之地土荒人落亟需保釐在廷僉推公皇

帝曰俞命下天下歡動謂將旦夕躋於仁壽之域
則豈徒四郡之民哉公至之日單騎潛歷所過廬井
弔其災獨察其隱微莠吾政者必除之莠吾民者必
去之周悉曲至無不畢見其情事入其肺腑得其痛
癢而抑搔之漕事之日替也殆有三害軍士負輸輓

之勞虧正額不顧丁民避牽累之苦濫出費不知官司循盤索之例府辜叢怨不恤雖有智者不可抹其弊公曰無難澄其本更其制周其防足以勝之不憚煩言而事已立起寃厥利最近可百年遠將億萬年則又奇矣或曰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公之所以用其耳目心思者精且大至於是余曰否聞之黃石公曰明莫明於體物神莫神於至誠公之謂歟公惟以誠體物故物不欺物不欺則耳目心思之用極矣莊子曰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爲壽民之本者歟周公之告君奭也曰天壽平格惟汝永念則請以是地爲東郊之區公永念之方澤及萬世而不自爲仁長於萬古而不自爲壽何有乎陟鼎鉉膺元公之爲崇烈駿休者哉余於公之初度書諸屏爲天下祝焉

程上慎六十壽序

昔程文惠與龐穎公同年甲嘗戲謂龐爲小戊子顧悅之髮早白晉簡文曰汝同子庚何以先老顧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今以子視上慎殆不啻蒲柳之望松柏矣上慎與子同生壬子之夏翁仲子季猶項背也而予霜鬢鬢上慎方駐

顏童婉也子畏事息寧上慎方彊立經營也子匿影
水隈上慎方海運南溟也子真小壬子哉聞之古人
云無事爲真宅有事爲應迹處瑩無惡神乃貞吉故
以上慎之優悠益徵夫子之碌碌矣上慎其得神仙
之術者歟夫豈予之所得而窺測也試且爲儒家之
理言上慎固仁者也仁者體物是謂平格天必壽之
說在君爽何必青精飯然後顏色好乎抑恭人也丹
書之訓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周規折矩卽熊
經鳥伸之真文塞兌黜聰卽久視長生之奧典上慎
其審諸此矣予之交於上慎在丁酉之秋賢子雲力
得舉於鄉豚兒愧附驥焉乙巳之歲上慎顧予天寧
愛日堂文集卷五

三

禪院時以里役瘡痍匍匐救之不惜解推將伯助予
至今百里猶食其德而上慎歆然也如斯雅量學者
所難使上慎得服休采之斑膺浚宣之任將見敷乃
心腹拓乃胞與霖膏八荒聲施九域而寵利不居大
德不德夫豈煦煦霑霑所得而云者乎以是知上慎
之能仁克廣厥心無可涯量也子每寤寐不忘於心
輒形諸贊嘆矣有友朋者瞿然而起曰君何知上翁
之晚也翁幼秉淳深長懷俠烈敦仁講讓行誼宏遠
每出一言則同人奉爲著祭各在賢豪間蓋云夙矣

鄉大賓某翁六十壽序

稱壽之禮十年而一進古無文焉近世行之王侯公

卿以下不之廢賓朋戚戚至於子姓率用爲燕歡載歌且舞釋其義蓋倣於鄉飲酒之禮歟禮曰六十者坐三豆七十增一焉八十五豆九十六豆亦十年而後一進壽崇者崇禮焉稱壽之文此物此志也若是則謂之古禮焉亦可翁以今年二月五日舉六十壽觴先是正月上元郡大夫當行鄉飲酒禮諒咨賓介賢序人士僉舉翁學正師上之大夫曰善其事適與翁六十稱壽之辰會翁宜進三豆一鄉之人非翁之戚戚則其朋友也聽而樂之又觀禮焉在鄉飲酒爲國常典至翁則用光在稱壽及六十爲凡有親朋者之常情至翁則極盛何故翁之爲人非常人則是二

愛日堂文集

卷五

三

者之禮非常禮也抑二者之禮又一時而適會焉非常禮也某於郵爲右姓其先給諫公以時大儒舉孝廉前朝嘉靖間司鐸教士有成名滿天下擢居黃門於時名執政夏言諸人咸善之旣而告歸里急病讓夷歌維桑之章爲政於茲土者咸取衷焉傳至某公憫家造之漸微砥礪自立讀書懷古行在庠序先大夫爲之友常稱道其致高翁其仲子也翁與乃兄有金昆玉友之譽繼乃超然物外揮杯明月放歌流水得肖龍先生曠遠之一致禮曰和樂而不流翁有之平生任俠其是非曲直一一求準於乃兄而後從事無失口失足焉禮曰弟長而無遺翁又有之晚年用

志詩書凡所措施皆義方足爲楷模禮曰燕安而不
亂翁則無不有之予與乃兄交深垂三十年則亦深
知翁若手足之一其支體也則亦甚愛翁今之日豈
可無一言以祝翁夫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燕安
而不亂皆鄉飲酒之禮之義也是卽翁之所以爲壽
也鄉飲酒以養老養老而後民入孝弟孔子曰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蓋不外於孝弟矣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經之以天地紀之以四時參之以三光其壽莫
大於是予將爲翁增七豆八豆之禮文亦猶之稱壽
之禮謂之古禮亦可也

